



**佛歷二五三七年 1992年創刊  
菩提綸音 第85期 2018年10月  
麻省菩提學會文教中心（季刊）**

創刊人 釋寬賢法師

顧問 釋瑞法法師

主編 寬賢法師

執行編輯 覺翠 溫鑑

文字編輯 余昶宏 周京萱

校對 麥慧見 莉莎

攝影 石頭 何汝權 麥慧見

製作 溫鑑

發行：麻省菩提學會文教中心

56-58 Mass. Ave, Quincy, MA 02169

流通：麻省菩提學會千佛寺

地址：53-55 Mass. Ave, Quincy, MA 02169

電話：617-773-7745、617-773-1688

網址：www.thousandbuddhatemple.org

電郵：1000buddha@gmail.com

封面：洛陽白馬寺

助印者：穩盈印製公司

地址：43-313 3rd Street, Long Island City

NY11101

電話：718-786-8882

閱後請贈有緣以弘揚正法

免費索閱歡迎助印

|     |   |
|-----|---|
| 卷前語 | 2 |
|-----|---|

菩提法義

|             |      |    |
|-------------|------|----|
| 八大覺經之導讀     | 淨因法師 | 3  |
|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親聞記 | 曉雲法師 | 6  |
| 學佛者的信念      | 濟群法師 | 13 |

法音宣流

|        |      |    |
|--------|------|----|
| 感悟人生   | 學誠法師 | 17 |
| 醒世歌的啟迪 | 憨山大師 | 22 |

淨土法門

|      |     |    |
|------|-----|----|
| 佛學解答 | 釋永惺 | 24 |
| 淨土立願 | 牛廷鋒 | 26 |

菩提文苑

|         |      |    |
|---------|------|----|
| 白雲古跡    | 一行禪師 | 30 |
| 感悟心靈的故事 | 李焯芬  | 35 |
| 佛經故事    |      | 37 |

菩提園地

|          |     |    |
|----------|-----|----|
| 廣州空難中的奇蹟 | 馮錦標 | 40 |
| 見聞錄      |     | 45 |

淨土僧德

|         |  |    |
|---------|--|----|
| 學誠大和尚側記 |  | 48 |
|---------|--|----|

|      |     |    |
|------|-----|----|
| 菩提漫畫 | 蔡志忠 | 55 |
|------|-----|----|

|      |  |    |
|------|--|----|
| 天廚妙供 |  | 56 |
|------|--|----|

|    |  |    |
|----|--|----|
| 通告 |  | 57 |
|----|--|----|

# 永惺長老語錄

佛教裡常說「廣修供養」 供養的意義是什麼？一是表達對佛菩薩的恭敬，二是培植福田、增長福報，三是滅除我們的慳貪。

供佛，就是把我們最好的東西奉獻出來，從而克服吝惜的習氣並累積成道的資糧，所謂「舍一得萬報」；如果沒有供養、布施的心，我們將來就會得到貧窮的果報。

所以說，供養、布施是最佳的存錢方法，而且將來的「利息」非常之高。



# 八大人覺經之導讀

淨因法師

## 「求專」與「求博」

在香港大學任教期間，「求專」與「求博」，哪一種治學方式更重要？一直是師生們爭論的話題。強調「求專」的人認為，「求博」的人興趣多，愛好廣，知識面寬，看似能知天下事，但樣樣不精，最後只能成為萬金油式的通才，並無大用。做學問也好，學佛也好，一門深入，方能有所成就。而強調「求博」的人認為，從本科、碩士到博士，不少學生在某個領域鑽研某項專業知識，愈來愈專，愈來愈狹窄，最後成了「偏才」，排他性強，很難在當今社會立足，更不用說求發展。乍聽起來，雙方都有道理，令初學者不知所措，無所適從。「求專」與「求博」，到底哪一個更重要？《佛說八大人覺經》也許能告訴我們答案。

**第五覺悟：愚癡生死。菩薩常念，廣學多聞，增長智慧，成就辯才，教化一切，悉以大樂。**

每當讀到這段經文，聖潔空靈的弘一律師身影便浮現在我眼前。作為戲劇家，他與留日的曾孝谷、歐陽予倩、謝杭白等創辦《春柳劇社》，演出話劇《茶花女》、《黑奴籲天錄》、《新蝶夢》等，開中國話劇之先河；作為教育家，他先後培養出了畫家兼作家豐子愷、音樂家劉質平等文化名人；作為音樂家，他是第一個向中國傳播西方音樂

的先驅者，所創作的《送別歌》，歷經幾十年傳唱依然經久不衰，成為經典名曲；作為書法家，他將書法藝術推向了極致，「樸拙圓滿，渾若天成」，魯迅、郭沫若等現代文化名人以得到大師一幅字為無上榮耀……作詩、填詞、譜曲、京劇、話劇、書法、篆刻、素描、水彩等藝術領域，他都「玩」了個遍，作為一代高僧，出家後的弘一律師，苦心向佛、以戒為師，過午不食、行不逾律，勤勉苦行，精研律學，終被教界推為律宗第十一代祖師。

弘一律師一生所涉及的領域之多，已非「博學」二字所能形容。博學多聞的弘一律師是否與「求專」無緣呢？答案是否定的。用弘一律師自己的話說，「我深知一個人一旦傾心於某種愛好，便令人入迷，甚至於發瘋的程度；一個人愛好一種藝術，如果不能到『專一』的程度，便不會有所成就，也不足以成為一個藝術家。」「求專」與「求博」集於一身，相得益彰，才使得弘一律師不論做甚麼事都做到最高的層次。

其實，某一個專業領域的知識，猶如一塊木板，如果你有一塊木板，你可以漂著過河；如果你有十塊、百塊木板，你可以搭一座橋過河；如果你有千塊萬塊木板，你就可以造一艘船乘風破浪。求學也是如此，通過對知識的寬度和厚度方面的積累，觸類旁通，才能在某一點上真正深入下去，有所成就。錢鐘書、饒宗頤等著名的學者，正因為他們擁有知識的廣度，才有了知識的深度與高度，成為一代大師。

《佛說八大人覺經》也說明了同樣的道理。「愚癡」並不等於完全沒有知識，而是對獲取知識的手段與如何運用知識沒有正知正見，這才是煩惱、生死的根源。而要更有效地教化眾生，就必須像觀世音菩薩那樣，「若有眾生當以何身得度者，觀世音菩薩即現何身而為說法。」換而言之，我們必須依據人們的教育背景、工作性質、知識結構，對機說法，才能令人「歡喜信受」，依教奉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廣學多聞，增長智慧」，方能令人嘆服。難怪張愛玲不得不承認，「不要認為我是個高傲的人，我從來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師寺院圍牆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謙卑。」

十三億，獲得「中國首善」的光榮稱號。然而，他的「高調行善」，引來不少非議。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五日，陳光標在貴州畢節政府廣場舉辦了主題為「一路慈善 一路歌」的慈善演唱會，並給當地贈送豬、羊等牲畜和農機具，因累死了二十多頭豬、羊而引發公眾議論。為甚麼陳光標善舉卻給自己招來如此多的麻煩？《佛說八大人覺經》也許能告訴我們答案。

第六覺知：貧苦多怨（1），橫結惡緣；菩薩布施，等念怨親（2），不念舊惡，不憎惡人。

### 「福德」與「功德」

貧苦多怨：貧困使人身苦，怨恨使人心

陳游標  
（一九六八年七月——）的童年過得很苦，差一點在饑荒的年代餓死，從十歲開始就賺錢養家，擺過地攤兒，賣過糧食，倒過花生……然而，憑藉自己的努力，在短短的十來年中，他迅速成長為擁有幾十億資產的億萬富翁。他是一個致富不忘感恩的人，捐款總額超過





苦。

等念怨親：依據《梵網經》，現在的冤家可能是我們前生的父親，理應等念怨親，平等對待。

一天，佛陀和弟子們應供歸來，途中遇到一極度饑餓之人，十分痛苦。弟子們把他帶回到寺院，請求佛陀為此人說法，以減輕他的痛苦，但佛陀並未替此人說法，反而告誡比丘們，「比丘們啊！此人現在最需要的是一碗飯，而不是佛法。請拿一碗飯來吧，這是化解他當下痛苦的最有效方法。」一個人窮得買不起房子，可以住山洞；窮得買不起新衣服，可以穿舊衣服；但窮得連飯都吃不飽，面臨餓死的危機，輕則怨天怨地（貧苦多怨），見利忘義，重則攔路搶劫，甚至揭竿起義，橫結惡緣，給社會造成極不安定的因素。

目前中國仍有很多人處在貧窮線下，溫飽問題尚未解決，急需有更多的陳光標慷慨解囊，幫助貧困的人解決生存危機，維持社會穩定，這是布施的初衷。通過布施，在幫助別人的同時，學會去除自己的執著心，最終達到慈善的最高境界「無相布施」：對布施的人、被布施的人和布施出去的財

物，都不執著。換而言之，布施時幫助別人，是因為對方需要幫助，不執著於「我」在幫助別人，不執著於幫了「誰」，也不執著於布施的數字，這才是菩薩布施時應有的境界：「等念怨親，不念舊惡，不憎惡人。」這種以「三輪體空」行布施，布施出去的是財物，也是執著，得到的是歡喜和自在，功德自然生起。

當然，「無相布施」的要求太高了，大多數人如同梁武帝一樣，喜歡讓人知道自己捐了錢，順便為企業做點宣傳，確能獲得意想不到的殊榮，這是他行善應得的「福德」，本無可厚非。然而，這種有相布施因期待回報，重點還是為了自己謀求更多利益，其結果往往會使人在不知不覺中產生自大心態，遲早都會給自己帶來麻煩。陳光標因行善而招惹麻煩，其中道理便不難理解。

（未完待續）

#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親聞記

曉雲導師

（續上期）

## 第十二章、普皆回向願

複次，善男子！言普皆回向者：從初禮拜，乃至隨順，所有功德，皆悉回向，盡法界、虛空界一切眾生。願令眾生常得安樂，無諸病苦。欲行惡法，皆悉不成。所修善業，皆速成就。關閉一切諸惡趣門，開示人天涅槃正路。若諸眾生，因其積集諸惡業故，所感一切極重苦果，我皆代受。令彼眾生，悉得解脫；究竟成就無上菩提。菩薩如是所修回向，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此回向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 什麼是回向

我們每天講完經都要帶領大家回向。什麼叫回向呢？回向，就是將所作功德回轉來、歸向某一個目標。對於學佛的人來講，把自己所修的一切功德，回轉來歸向某一目標，就叫做回向。回向的種類很多，有的人喜歡往生西方：‘願生西方淨土中，九品蓮花為父母。花開見佛悟吾身，不退菩薩為伴侶’。這是往生淨土的回向。有許多人念經念佛之後，他的回向，要求佛菩薩保佑兒子平安、考上大學、媳婦生一個男孩、保佑生

意興隆等等，當然這也是回向。祇不過是小回向。一個人的心量小，回向也小。有些人因為比較自私的關係，他說我好不容易花錢作了一些好事，幹嘛要把自己的功德回向給別人呢？那不是太不划算，太可惜了嗎！如果你捨不得把你的功德回向給別人，出於一種自私的心態去做好事，去回向，那你的功德只有一點點。反過來說，你的心量無限，你所作的功德也就越大，把你所做的一切好事，回向給十方三世一切眾生的身上，那麼你的功德也就無限的大！所以回向有大回向、小回向。

### 如何回向效果好

如何回向效果才更好呢？普賢菩薩告訴我們：‘言普皆回向者：從初禮拜，乃至隨順，所有功德，皆悉回向，盡法界、虛空界一切眾生’。這就明確的告訴我們，從第一大願禮敬諸佛到第九大願恆順眾生，所修的一切功德全部回轉來，歸向到盡法界、虛空界一切眾生身上去。也就是說：我們學佛不僅是為了自己，同時也是為了一切眾生。‘願令眾生常得安樂，無諸病苦。欲行惡法，皆悉不成。所修善業，皆速成就。關閉一切諸惡趣門，開示人天涅槃正路，若諸眾生，因其積集諸惡業故，所感一切極重苦果，我皆代受。令彼眾生，悉得解脫，究竟成就無上菩提’。將我們所做的一切功德，回向到哪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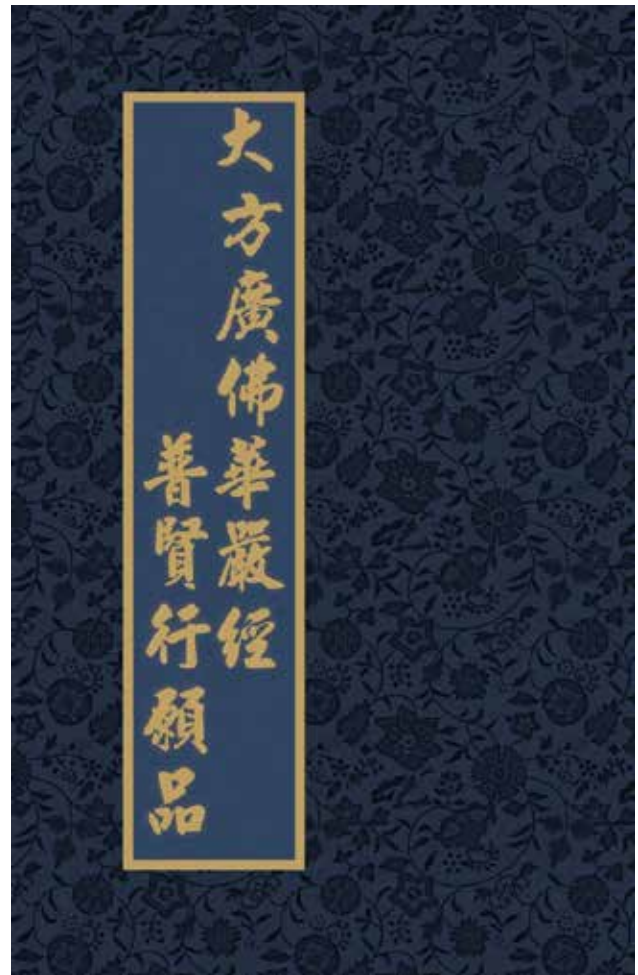
去呢？記住：不是回向給自己，而是要回向給一切眾生。

一定要發願，願把自己的種種功德回向給一切的眾生，願眾生常常得到安樂，沒有種種的病痛和苦惱。眾生如果有不善的念頭，要去幹壞事，願他們都做不成。眾生如果修善業，要去做好事，願他們立即就能辦到。如果眾生造下了惡業，要墮落到三惡道裡去，願惡道之門關閉起來，不讓眾生進去。願為眾生打開人道、天道、佛、菩薩、聲聞、緣覺、等涅槃正當大門，讓眾生走入光明大道。假如眾生，因為無始以來，積累了許多的惡業，招感極大的苦果，我願意代替他們受罪。我願眾生脫離苦海，我願眾生登上涅槃的彼岸，早日圓成佛道！我們倘能用普賢的心量，去回向所作的功德，那麼，我們所得到的功德，將會像虛空一樣廣大。

‘菩薩如是所修回向，虛空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此回向無有窮盡。念念相繼，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菩薩所修回向，不是一天兩天的事，而是盡未來際的。這一段經文，同前面各大願的歸結處相同。

### 第十三章、受持利益

善男子！是為菩薩摩訶薩十種大願，具足圓滿。若諸菩薩，于此大願，隨順趣入，則能成熟一切眾生，則能隨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能成滿普賢菩薩諸行願海。是故善男子，汝於此義，應如是知。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滿十方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佛刹，極微塵數一切世界，上妙七寶，及諸人天最勝安樂，佈施爾所一切世界所有眾生，供養爾所一切世界諸佛菩薩，經爾所佛刹微塵數劫，相續不斷，所得功德；若復有人，聞此願王，一經於耳，所有功德，比前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優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一。或復有人，以深信心，於此大願，受持讀誦，及至書寫一四句偈，速能除滅五無間業；所有世間身心等病，種種苦惱，乃至佛刹極微塵數一切惡



業，皆得消除。一切魔軍、夜叉、羅刹，若鳩槃荼，若毗舍，若部多等，飲血啖肉，諸惡鬼神，皆悉遠離；或時發心親近守護。是故若人，誦此願者，行於世間，無有障礙；如空中月，出於雲翳。諸佛菩薩之所稱讚，一切人天皆應禮敬，一切眾生悉應供養。此善男子，善得人身，圓滿普賢所有功德，不久當如普賢菩薩，速得成就微妙色身，具三十二大丈夫相。若生人天，所在之處，常居勝族。悉能破壞一切惡趣，悉能遠離一切惡友，悉能制伏一切外道，悉能解脫一切煩惱；如獅子王摧伏群獸，堪受一切眾生供養。又復是人臨命終時，最後剎那，一切諸根悉皆散壞，一切親屬悉皆舍離，一切威勢悉皆退失。輔相大臣，宮城內外，象馬車乘，珍寶伏藏，如是一切無復相隨。唯此願王不相舍離，於一切時，引導其前。一剎那中，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到已，即見阿彌陀佛。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觀自在菩薩，彌勒菩薩等。此諸菩薩色相端嚴，功德具足，所共圍繞。其人自見生蓮花中，蒙佛

授記。得授記已，經於無數百千萬億那由他劫，普於十方不可說不可說世界，以智慧力，隨眾生心而為利益。不久當坐菩提道場，降服魔軍，成等正覺，轉妙法輪，能令佛剎極微塵數世界眾生，發菩提心。隨其根性，教化成熟，乃至盡于未來劫海，廣能利益一切眾生。善男子，彼諸眾生，若聞若信，此大願王，受持讀誦，廣為人說。所有功德，除佛世尊，餘無知者。是故汝等聞此願王，莫生疑念，應當諦受，受已能讀，讀已能誦，誦已能持，乃至書寫，廣為人說。是諸人等，於一念中，所有行願，皆得成就。所獲福聚，無量無邊。能於煩惱大苦海中，拔濟眾生，令其出離，皆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世界。

### 功德無量

這一段經文主要的內容，是說修習普賢十大行願的殊勝果報。修學普賢十大行願到底有哪一些利益和好處呢？主要有以下幾種：

- 1、能得到不可思議的殊勝功德。
- 2、能消除業障，遠離邪魔。
- 3、能於世間無所障礙，諸佛稱讚，人天禮敬，受到眾生供養。
- 4、像佛、菩薩那樣，具備三十二相。
- 5、出生高貴，不墮惡道，遠離惡友，制服外道。
- 6、能解脫一切煩惱，得大自在。
- 7、臨命終時，立即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上品上生，馬上見到阿彌陀佛及各位大菩薩，蒙佛授記，最終成佛度化眾生。

這裡把修學《普賢行願品》十大行願的殊勝果報，作一個簡單的歸納和總結。下面分別把經文的內容向大家講解。

‘善男子！是為菩薩摩訶薩十種大願，具足圓滿’。善男子，是普賢菩薩對法會裡邊聞法人的稱呼。菩薩摩訶薩，是指大菩

薩。我們要想成為一個大菩薩，就要修習普賢的十大行願，只有這十種功德都具備了，你才能成為一個大菩薩。

‘若諸菩薩，于此大願，隨順趣入’。對一個初發心，修學佛法，行菩薩道的人來說，能夠遵照普賢十種大願去修行，把這十大願變成自己的願望和行動。那麼，就能夠‘成熟一切眾生’。成熟一切眾生的意思，是說按十大願去做，才能使你的發心得到落實，為眾生帶來利益。‘則能隨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修習十大行願，才能與圓滿佛果相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前面講過，就是無上正等覺，是佛的果位，最高的覺悟，所以叫無上菩提。如果學佛的人按普賢十大願去修行，既能普渡眾生，同時也能夠圓成佛果。學習本師釋迦牟尼佛的成佛過程就是‘自覺’，學習佛陀度眾生的精神和行為就是‘覺他’。自覺和覺他兩者相結合，‘則能成滿普賢諸行願海’。我們只有這樣去修行，才能夠成就圓滿普賢菩薩的十種行願海。‘是故善男子，汝於此義，應如是知’。所以說，學佛行菩薩道的人要知道這十種大願的種種意義和道理，能夠使得一切眾生成佛。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滿十方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一切世界上妙七寶，及諸人天最勝安樂，佈施爾所一切眾生，供養爾所一切世界諸佛菩薩，經爾所佛剎微塵數劫，相續不斷，所得功德。若復有人，聞此願王，一經於耳，所有功德，比前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優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一’。不管善男人，還是善女人，把十方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的佛剎，化成極細小的微塵，像那麼多的七寶，拿去佈施供養，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眾生和一切諸佛、菩薩。世界的寶物多得不能用數目來計算，怎麼只說七種呢？的確，世界上的寶物很多，但我們要挑選寶物裡邊最好的七寶，即：金、銀、珊瑚、硨磲（白玉）、瑪瑙、赤珠（紅色的珠）、摩尼。摩尼，是梵語，譯為如意珠。這種寶珠又光又潔淨，污穢染不上去，放在污水中，污水也會變清。如意寶珠，你要什麼就會有什麼，它出在龍王或摩竭魚的腦子裡，是一

種極其稀少的稀世珍寶，人得到它，毒藥、火燒不能傷害人命。所以，這裡特地提出“上妙七寶”，別的寶貝，與七寶相比，就不能相提並論了。

那麼拿世界上像微塵那麼多的七寶，去佈施供養無量無邊的一切眾生和佛、菩薩，還有再把人天最勝的安樂，像人間的富貴榮華，天宮的種種快樂，用來布施給同前面所說的那麼多的一切世界所有的眾生，供養一切世界上的諸佛、菩薩。並且這種佈施、供養不是一天二天的，而是要經過佛剎極微塵數劫那樣長久的時間，而且沒有間斷。按理說像這樣大的功德，當然是大得不得了了。但是比起你聽聞到普賢十大行願所得的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那怕大到優波尼沙陀分，也不及一分，可見聽經、念經、讀誦《普賢行願品》的功德，實在是大的不得了。所以，能夠聽聞普賢的十大願品的人，所得到的功德，超過其他任何功德。

#### 消罪業、離魔障

‘或復有人，以深信心，於此大願，受持讀誦，乃至書寫一四句偈，速能除滅五無間業；所有世間身心等病，種種苦惱，乃至佛剎極微塵數一切惡業，皆得消除。一切魔軍、夜叉、羅刹，若鳩槃荼，若毗舍闍，若部多等，飲血啖肉，諸惡鬼神，皆悉遠離；或時發心親近守

護’。如果有人用非常虔誠懇切心去相信普賢的十大行願，並把這十種大願，領受記住，受持讀誦。那怕只受持讀誦、書寫一個四句的偈，就能夠滅除五無間業的苦刑。

古代印刷業不發達，佛經的流通靠人書寫，現在印刷業發達了，你可以出一些錢，或者大家都出些錢，印刷幾萬冊，這跟書寫的功德也是一樣的。

因為你出了錢，讓別人去印刷，等於替你書寫，哪怕只書寫‘一四句偈’。普賢這本經書裡面的內容這麼多，到底哪四句呢？一句就是一句話裡邊有七個字，四句話有二十八個字，這樣的四句話二十八個字，組成一個最短但意思、結構、完整內容的句子，稱為一四句偈。像《普賢行願品》裡四句：‘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嗔癡，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還有下邊要講的：‘所的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獅子，我以清淨身語意，一一遍禮盡無餘’。如果大家工作學習忙，回去沒有時間把整個《普賢行願品》全部讀誦，只要讀誦、受持任何四

句，就能夠滅除五無間業。

五無間業，是指殺父、殺母、殺阿羅漢、破和合僧、出佛身血。在這五逆罪中，大家有可能做到的，有二點。對於居士來說容易辦到，就是把你的父母給殺了。這個你有條件辦到。但我說的意思，是指你有機會



犯下這種罪業，不是要去殺你的父母！。阿羅漢在世間實在太少了，要去找一個來殺，也不一定找得到，所以這種罪業是不容易犯的。破和合僧，是出家人的事，跟在家居士沒有關係。主要針對僧團，出家人另立山頭、鬧分裂而言。出佛身血，佛陀早已入滅，你想出佛身血，也沒有這種條件。有人會說，如果把寺院裡的佛像砸了，算不算出佛身血呢？當然也有這種意思在裡面。但嚴格來說還談不上。

假如有人，曾經犯下五無間業的罪，他死了之後，就要到阿鼻地獄中去受五無間業之苦。五無間者：一、時無間，凡是到這種地獄裡去的眾生，日日夜夜受刑罰，沒有一分鐘的時間，讓你停歇，每時每刻都處於受刑狀態；二、形無間，到阿鼻地獄去的人，非常痛苦！你一個人在受刑罰時，你會感到千萬個你在受苦。三、受苦無間，到這個地獄去的眾生，種種苦刑都讓你嘗盡。受苦時間沒有停歇，接連不斷。四、趣果無間，不論男女老少，貧富貴賤，也不管天神地鬼，凡是造下了墮落地獄的罪業，就一定要受到這種苦報。五、壽命無間，落到地獄去的罪人，受罪的時間是一萬劫，每天每夜，都在受苦，千死千生，萬死萬生。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永無間斷，苦不堪言！我們十分幸運！倘若我們曾經造過這些罪業，現在祇要讀誦《普賢行願品》一四句偈，就能滅除這種果報。這樣重的罪業都能夠消除，其他罪業就可想而知了。

‘所有世間身心等病，種種苦惱，乃至佛剎極微塵數一切惡業，皆得消除’。所有世界上的各種病痛，無論是身體上的，還是心靈上的各種痛苦和煩惱的事情，以及無始以來犯下像佛剎極微塵數那麼多的一切惡業，如果受持讀誦、書寫《普賢行願品》一個四句偈，都可以完全消滅清除。所以《普賢行願品》的功德法力無量無邊！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念一遍。

‘一切魔軍、夜叉、羅刹，若鳩槃荼，若毗舍闍，若部多等，飲血啖肉，諸惡鬼神，皆悉遠離。或時發心親近守護’。魔是一種惡鬼，專門擾亂修道人，破壞別人做善

事的。魔軍，是惡鬼手下的兵。夜叉很兇狠、會吃人，身體很輕靈，在空中飛行得很快。鳩槃荼、毗舍闍也是惡鬼，鳩槃荼吸人精氣，毗舍闍，要人的氣。以上這些惡鬼，在《西遊記》裡描寫得比較多，大家一定不陌生。

如今是末法時代，世界上的妖魔鬼怪特別多。如社會上出現各種各樣的邪教，五花八門的氣功流派，這個自稱活佛，那個自稱菩薩。為什麼有這麼多練氣功的？許多人裝神弄鬼，有真本事，真功夫的不多，很多都是鬼神附身的。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這個世界的災難，各種瘟疫之類的病也特別多。還有許多的人，心腸也特別壞！危害社會、國家、人民的事，什麼都幹得出來。如日嫖夜賭，吸毒販毒，搶劫殺人，賣淫強姦、貪污盜竊、倒賣槍支彈藥等等醜惡現象。這些醜惡事情很多都是惡鬼幹的，也是妖魔鬼怪在傳播一些病毒和不良的資訊。如何擺脫這些不良的資訊，避免遭受他們的危害呢？聽聞佛法，受持讀誦《普賢行願品》，這些鬼神、夜叉、羅刹等妖魔鬼怪，看見我們就會感到害怕！這是為什麼呢？以正壓邪，邪不勝正！這些邪魔惡道，看見學佛的人，就會敬而遠之，它們乖乖地躲開我們，靠邊站去。

‘或時發心親近守護’。這些惡鬼們，它們不僅害怕我們，而且有時候，它們還會發心來擁護你，在關鍵時刻，保護你的安全。你說佛法有多麼厲害！佛法不僅讓人變好，而且使惡鬼也變好。真可謂法力無邊。

現在有許多人買保險，什麼人身保險，這樣那樣的保險，最常見的，是坐飛機買保險。不過這些保險，都算不上真正的保險。因為坐飛機，飛機出事了，保險公司最多給你一筆錢，人都死了，保險還有什麼用？所以最好的人身保險，還是學佛，多行善事，諸惡莫作；或稱念佛、菩薩的名號；或受持《普賢行願品》。才是最有效、最可靠的保險！

（未完待續）

# 佛法对人生的启发

黄素贞

## 一、初學佛來時，內心的感應

在尚未學佛前，對於自身的生活狀態，人常常會流於不滿和怨悔，因此便覺悟到在心性的鍛煉與涵養上一定不夠深刻，但自從接觸到佛法之後，才知道這都是我以往所造作的妄念與，我怎能怨誰？我唯一可作的，就是從今以後斷卻一切妄念攀緣，然後平心靜氣地去接受以往所造惑業的果報，不能希冀提早受完，也不能怨恨此苦為何還不趕快完結。一希冀，一怨苦，便會重新再造妄念，如此苦恨便相續不斷。所以一個人能如實地活在現在，一切均不執著，一切當了了分明，全心全意去處理事物，人生便處處都很有滋味了。從此以後，我不該貪戀過去，不該追悔過去，不希冀，不懸想將來，念念如實，才能過著人間真實的生活。世事無常，但是如果能真知無常，即常；心靈的純淨，能使人間處處呈現出靈感，天地之間，只是渾然的大化在流行著，只是春夏秋冬在處變著，如此而已。純純淨淨，

隨大化共行，這便是無我的生活，也是美感的生活。

人常常會受到外界的影響，遇到善事便喜、便慰，

遇到惡事便怒、便憂。所以佛法中勉人勇於舍離煩惱，就是針對人的積習泥陷而言，而這些積習泥陷（即所謂執著），實出自人的識心，若捨識心的造作，就可以證真心。由於煩惱的本質是涵有一種捨離染汙的願望，所以說「煩惱即菩提」。因此人就應該從內心中自求貞定恆常，凡自己不願怒、不願憂的，便要使自己可以不怒不憂。面臨困難問題或自己心中一有癥結時，應該抱著一種欣然的態度去另謀對策，有興趣的話，就必須跟它周旋到底，並給予徹底解決。如果煩惱不可解，那自然便被打敗了。不過，當人陷於生命的痛苦深淵時，固然是一種極深的痛苦，但是卻在此處會反照出心的本性與本願來；由痛苦，便能使人自證他原是不要這種負向的流轉；由此反凸顯了人本心的情淨光明，而啟人以向上的一機。所以，人的生命，仍是必須直透心源，然後才得以貞定。這就是指人無論是在逆境或順境之中，都要修道，而且在順境時的主動進修，才更為切要。



## 二、佛陀如何感召人

佛經上說：「有心者，皆得作佛」，我不禁訝然，我是否真能成佛呢？若我不能努

力修慧，將那惡慧淨治了，使淨慧充分成長起來，而到達圓滿的佛慧，那不是白白辜負了這顆心麼？

「阿含經」說：「以世間有此慚愧二法，與六畜不共。」慚愧，是從內心中產生的悔感，是從人類應有的關係中，傾向於善的（人或法），拒遠於惡的（人或法）。慚愧為道德的意向，傾向於善良，多多親近善知識，聽聞正法，制伏煩惱，都從慚愧而來。要有向善遠惡的自覺慚愧，這才算具足了人的資格、成佛的可能。

有一句說「信為欲依，欲為勤依。」很能教人要上進，人是最能耐苦的，祇要他所敬的事情，能自覺有意義，那麼即使任何艱苦的情況，均能忍受，毫不猶豫。欲是意願，是企圖達成某一個目標的希望，勤是精進，是以積極的行動去努力完成。從意願而起精勤，即是從內心的願望，引發實踐的毅力。當人出於自動自發時，則剛健勇敢的力量即由此發出，在實行菩薩道時，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就是由此剛毅中而來。這足以顯現出人心的特點，人性的尊嚴。

人，只要是活著，不論他想什麼辦法，都是無法逃避人生；不管是在村鎮裡，還是在大都會裡，我們都必須面對人生而生活。真正的生活是要把握眼前的瞬間，不是對已經消逝了的過去去作回想，也不是對未來去作夢想。一個生活在眼前的瞬間中的人，所過的才是真正的人生，而他也是最快樂的人。有人問佛為什麼他的弟子們過著簡單平靜的生活，每天只吃一餐，卻如此精神煥發？佛說：「他們悔既往，不冥索將來。他們生活在現前的時間中，因此他們都神采奕奕。愚蠢的人又冥索未來又追悔過去，就像碧綠的蘆葦在驕陽中被割斷一般，一下子就枯萎了。」這實在是很重要的：不論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動手也好，動口也好，日常起居也好，從事工作也好，都要時時刻刻念茲在茲，對自己的每一舉動要了了分明——或臥或立，或坐或行，或安眠，或曲臂伸腿，回顧前瞻，穿衣吃飯，語默動靜，大小便利，一切的活動，我都必須時時刻刻了了

分明於我所作的每一個動作。也就是說我必須生活在當前的瞬間中，在現前的行為中。這並不是說不應想到過去、未來，相反的，凡是與我自己的行為有關的方面，一樣可以想到過去、未來。

此外，佛陀還傳授一種發展心智的方法，是關係我們的一切感受，像：愉快的、不愉快的、既非愉快亦非不愉快的。舉一個例子來說：比方我正經驗到一種不快樂而悲哀的情形，在這種情況下，我的頭腦模糊不清，情緒低落，有時候，我甚至會不明白為什麼會有這種不愉快的情緒。第一，我先得訓練自己不為不愉快的情緒所左右，不要為了煩惱而益增煩惱。而且設法弄清楚為什麼會有不愉快、煩惱或悲哀的情緒及感覺發生，設法審察它是如何生起的，生起的原因為何？以及如何消失？如何止息？要以一種客觀的態度去觀察審度它，不要有絲毫主觀的反應，應該要像科學家在觀察事物一樣去觀察我的心，清清楚楚地看到它的真實性質，那樣就不會對它的情感、情緒與各種狀態產生意象。我必須承認，我常常不敢或羞於觀察自心，所以會常常逃避現實。其實我應當勇敢而誠懇的去正視自己的心念，就像在鏡中看自己的臉一樣。一旦看出心的本質，它如何生起？如何消失？心中對這些情緒就漸漸的變得冷靜淡然，而超脫自在。對於一切感受和情形都是如此，這樣便能夠如實地了知萬物的本來面目了。

由此看來，在人性中所含攝的一分佛性，應該把這分佛性擴充、淨化，即能與佛同等。怎樣是佛？粗略的說，它具足：大智，大悲，大雄三事。我們要不斷淨化私我的偏執，擴大那德行的對家——即從人的德行而發展成佛的智慧德相。這應從發菩提心——即從願欲心開始，這願欲心就是引發精進心的來源。在這深刻的理解與懇切的欲求中顯出信心。是從理智所引起，而又能策發意欲的。信以心淨為體性，這是真摯而純潔的好感與景慕，它能使內心歸於安定澄淨，所以說如水清珠的能清濁水一樣。信心一起，心地便能純淨而安定，沒有疑惑，對三寶充滿了崇仰的真誠。這些都是由於見得清，信得

切，所以必然會要求自己從實踐中去實現佛法。

人的生命力發展到強大時，能忍辛耐苦，不折不撓，勇猛精進。而染淨錯雜而不純的識心，如能善用充沛的生命力，轉化為成佛度生的大悲願、大精進，使他一直勇往直前，那麼究竟圓成時，即是成佛的大雄、大力、大自在了。太虛大師的「人成即佛成」，即是「即人成佛」，由人修學成佛的法門。故佛法是轉染成淨，轉識成智，一切都要從真知卓見以立其本，使一切獲得良好的精進。人類學佛，只是依人的立場，善用人的特性，不礙人間正行，而趨於佛性的完成。

### 三、佛法啟發人生的意義

人生的意義何在？這是一個大問題。人從生到死，到底在追尋什麼？我從那裡來？我來了要做什麼？死後，我又往那裡去？我們既然活著，要怎麼樣才能活得更好，更具有意義？人生總不能沒有意義，即使是不完善，不正確的，也總會有些意義，以安慰自己的心靈，而一直活下去。佛經上說：「（財物）積聚皆銷散，（名位）崇高必墮落，（眷屬友好）合會要當離，有生無不死。」這是有名的「四無常偈」。修學佛法，首先應擴大心胸，去我私意，因為學佛，應從高處看，大處想，從佛法的信解中，將「徒自憂苦」的無意義事，徹底放下。佛法的一貫精神，是以智化情，如能徹底反省，在深切明白真理下，痛下決心，對於那無謂的憂思，自然會鬆淡下來。時時懺悔，而且唯有充滿信願而懇切的懺悔，才是走向新生的無比力量。同時，如果能時時稱念佛菩薩聖號：以清淨心，稱念清淨的聖號，將雜念排擠出去，雜念自然會平息下來。心地漸漸平靜，不但憂苦漸除，佛菩薩的感應道交，也由此而得。心地一清淨，頓覺無邊光明，喜樂充滿，因而，個人的情形及身體，都會不求好轉而自然好轉過來。人生這個過程，也將會因佛法的自我修

習中，而得以觀照，得以提升。佛曾經說：「你們要『身苦心不苦』，心苦的解除，是自己作得主的。我覺得「身苦心不苦」，是佛陀最慈悲、最方便的教法！不知佛法，不依佛法而行的人，身苦會引起心苦，心苦會引起身苦，小苦會演變成大苦；而瞭解佛法、依佛法而行的智者，身苦不會引起心苦，也絕不因心苦而引起身苦，小苦不會變成大苦，反而大苦可以化小苦，小苦化為無。可是心苦的消失，雖不一定就沒有身苦，然而修持有力者，確能做到身苦的解除。從心不苦而做到身不苦，這才是佛陀最徹底的救濟，可作為我們的理想目標，而努力去實現。這主要的關鍵在：「一、通達因果事理，深信業報，不為苦痛所擾亂，不顛顛倒倒的自作瘡疣。二、懺悔罪業，求佛菩薩加被，多集善根來減輕苦惱。三、修習禪觀，這是由心轉身的有力方法」（注一）。佛一再的開示我們：「人生難得」。人特有德性、智力、毅力，在佛的誘導下，經修持而進展到高度，就能突破人生的一般困境。依佛法，唯有人類才能發起出離心，發起菩提心，從現實的緣起事項中，悟入超越的絕對。到達這一境地，人生雖然還是人生，可是這時的人生當下即是永恆，無往而不是自在解脫。任何事我們總要求去實現，由於要實現，才能使生命呈現出絕對實在的意義。確認「人生難得」，人生的意義，就充分的表現出來，所以應好好珍惜這一生，好好的利用這一生，好好的發揮這一生，而不要辜負這一生。因此，我們說，人生，不但有意義，人能發現意義，更能實現絕對的永恆意義。即人生而直通佛道，人生是何等的難得！

### 四、心是一切法的主導者

世間的事物，約而言之，可分為心、生命和物三方面，各自顯現出不同的特色：像生命總是自求其舒暢，而事物總是隨其不同色身而自求貞定。至於心則總是自求其虛靈顯理。心的虛靈，就是萬有本體的形式（譬如鏡），心的具有顯現眾理——就是萬有本

體——的性能（譬如照），而具有為求永恆無限，更不待言。

然而，生命的暢發，不能沒有心靈的滋潤，否則生命便只是一團混沌的盲流，落在蒼茫宇宙之中為造化所撥弄，而終竟無有意義。而物的凝聚貞定，也同樣不能不靠著心來肯定它的價值，靠著生命來抒發它的輝光，然後物才能有它莊嚴的氣象靈秀的風姿，不然宇宙便只是一場頑鈍的黑暗，荒涼死寂的宇宙。

佛陀認為心靈是一切外在行為和語言的根本，有了良善的意志和智慧的思惟，才能產生良好的言行；沒有靈敏的智慧和平靜的心地，就無法客觀地辨別一切事物。在因果經中說到「一切造善惡，皆從心想生。是故真出家，皆以心為本。」心靈是一切德行的根本，在般若經裡面有兩句話可以用來說明心靈是人類最偉大的潛能，因為眾生的心靈中具有無量的智慧和功德，所謂「一心菩提，萬行之本」，「一心具足萬行」。一切法依他因緣而存在，存在得如此，是經過我們的心識作用，可以說：心識為因，事物是果。心為一切事物的存在因素，當然就要影響一切了。惟此心之大，能包羅天地萬物，華嚴經說：「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楞嚴經中更說到「世界與山河，皆是心中物」。由此可見行為的善惡，都是由於心力；所以人要向善行善，首先要從心地改造起。在禪定的修為中，就是要把心力集中起來，不讓它紛亂散動，如此心就逐漸安定下來，心定了，便會使我們的身心發生超越常態的力量。如能以定而集中心力，不散亂，不昏沈，便會現出無比的力量。推而廣之，世間所有的一切文化活動、科學進步等，都依於心力的推進等一切妄念一齊放下，多念幾聲佛號，多讀幾卷佛經，或冥坐靜室，修習止觀；如是念佛，方能一心不亂，如是讀經，方是實益，如是修習，由定發慧。在出曜經裡說到「身被戒鎧，心無慧劍者，則不能壞結使元首，若不觀心，妙慧成就，則不能斷無明根本」。由此可知，修持戒律，才能啟發心智，進而徹底斷除一切無明和煩惱。在明心見性以後才可以遠離一切虛妄執

著，使見聞正確。因而沒有真智慧，多聞容易虛妄分別，執著名相。「若無真智慧，多聞妄分別，斯人不解義，如器安知味。」（六波羅密多經卷九）在顯性論中也說到「一念見性者，見性是凡聖之本體，普遍一切，而不為一切之所傾動。在染不染，而能辯染，在淨不淨，而能辯淨。」也就是說，在啟發心智以後，能不為一切事物所動。處在染境中不被汙染，在淨境中也不著淨相。啟發心性，才可算是真正的超出三界火宅，解脫一切束縛，向人生的真諦趨進，漸入至善至美之境。所以佛陀說：「一切事物，心是主要。善亦由心，成就亦心。苦心清淨，言行亦善。」（見須讀塞那第五頁）

明心見性，則可以成就無上智慧，更可以通達各種真理，使三寶不斷。「欲知菩提真實性者，當了自心。苦了自心，即了菩提。」（守護國王陀羅尼經）。由此，我們曉得：啟發心智的圓覺法門是一切真理中最深奧、最寶貴的，它能夠破除一切煩惱無明，成就最高智慧和無漏善法。「覺心則理現，理現則智圓。」（華嚴疏鈔卷二十七）明見心性，再瞭解光明清淨的心性能生出一切智慧，使修學的人產生無限量的般若智慧，脫離生死的彼岸，而達到不生不滅的彼岸。華嚴經說：「心性是一，如來所悟，惟是一法。」諸佛如來，本來就是從修習心性而成正覺。學佛第一件大事，就是認識本心，即是認識自己的本來面目。我們初學佛者，如果要想直入如來地，就要修持清戒、禪定以伏心惑，修慧觀以斷心垢。

當我們能從愈多的角度去欣賞事物或瞭解現象時，我們的人生便愈豐富，愈美滿。而這種真善美的境界，只有在我們的心性修養到達了某一種水準後才能實現的。因此，心智對於人生真是再密切不過了。唯有當我們心中不起妄念，而且不受任何偏見的習氣所干擾時，觀察事物才能趨於客觀，並使人生漸趨圓滿。在菜根譚中也曾提到「心虛則性現，不息心而求見性，如撥波覓月。意淨則心清，不了意而求明心，如索鏡增塵。」心中不起妄念的人自然可以明見心性，隨處而安，怡然自樂。

## 六、佛法對人類生活的影響

在學佛時，首先要瞭解佛教的道理，依照佛理去做，便能使自己的德行修好，身心清淨，使家庭中的其他人覺得你貪心淡，瞋恚心薄，對人慈愛，做事更加負責。對於個人的修身，佛法的開示是正信、正念、正智三大法門。經上說：「信以心淨為性」。信心與淨心，是不能分離的，真的信心現前，內心是極其清淨的，煩惱無由產生，一切善心顯現，憂苦也自然消失了。在信心裡，是充實而平安的。而念是「繫心一境」，使心繫著於境，在一個特定的境相上轉。如心在一個境上轉，不分散，不動亂，心就歸一，心歸一，心就寧定了。但真正能究竟解脫的，是正智——般若，惟有真理的正智，才能將煩惱徹底掀翻，自心清淨，而生死中的一切憂苦，才能獲得究竟解脫，種種的「我癡」、「我慢」、「我見」、「我受」的根源，就漸漸在自身中獲得改善，「見諍」與「欲諍」也能消除。

真正根本的解脫，是智慧，通達緣起性空的智慧。「有三種智慧是極重要的：1.「以智化情」，瞭解緣起的事理真相，不為境相所惑亂。2.「以智契理」，以智契理便能遠離迷妄。3.「以智興悲」，能照見一切皆無自性空，也就能了達一切如幻如化。」（注二）知道幻化的一切都是從因緣而有，也就能發起無我的同體大悲心。從無我智慧中發起的慈悲，才是大慈悲，也可說是真正的「仁」。透過這三種智慧的不斷修習與自悟，又使自己力求清淨，慎獨戒定，誠心誠意，就能從身語的如法，推究到舉心動念的清淨。

因為人生現實境遇的煩惱，大體上都是被兩種基本障礙所困惑：第一：被各種心理狀態的情緒和妄想所煩惱，所謂我執，又名我障。第二：深受一般現實的知識所障礙，所謂法執，又名所知障。人因為不能自知自見心性寂然常住的實相，所以一般的病根，是在自己的心裡充塞了無邊的情見——意、

必、固、我，不能虛心到「空空如也」。因此希望大家都能透過佛法來開發我們的妙明真心和道眼。佛很明白的昭示我們，我們不能開悟自性，得成正覺，都是因為被客塵煩惱所誤。眾生與佛本來都是一樣圓滿的，祇是因為我們自無始以來，即被妄想牽纏，長久處在世間輪回中流轉不停，佛已除滅一切妄心，圓滿自覺，自性恆常，朗然獨妙。我們的自性本來是清淨圓滿，祇是由於有了妄心的分別作用，便由自己來遮蔽它，才會遭受沈淪而輪回於六道。

對於自身人格的淨化來說，擇善固執，嚴格修身，身體力行，之後自然能獲得身心的淨化，從外而內，再使心念淨化。淨化到了極點，便能通達無礙，然後身心就能自在。這樣圓滿菩提正覺，才是第一妙法。這個功夫很難，是需要一步一步的慢慢做起，從追尋妄想的起滅，達到妄念不生，返還到澄澄湛湛的心境實相。這樣定力愈久，自性心光便能發生朗耀，一切妄想妄念猶如一股混濁的流水，漸漸得到澄清，定力愈久，心境便愈能達到清淨無濁，光明無瑕的狀態。真的，祇要我們能不斷地自我策勵，有了信解之後，更要努力做去，以達明心見性，證悟無上佛果菩提。

## 七、結語

唯有心靈的開發與自現，才能使生命呈現無限的自由，在紛擾的世事中，若能持有一顆清明的心，則必將有助於此世，無論對人、對己，都有莫大的功德。宋儒要人「于靜中體念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是何氣象？」這種精神的涵養，的確能教人從小事做起，進而統攝體悟到全體宇宙之心。現在，試問自己有沒有這樣的悲願，要不要想得到清淨，這是一個先決的問題。其次，就是立起悲願來，照著悲願去實踐修行，苦幹實幹。默坐澄心，無論是體認天理或者是深入禪定中，這是自我清明寧靜的不二法門。

（全文完）

# 感悟人生

——从内心深处寻找苦乐源头

学诚法师

## 四、共業增上

### 1、共業與別業

我們常常聽到一個詞，叫做“薪火相傳”。火需要靠柴來燃燒，這塊柴燒完以後，火還會再去燃燒別的柴。人的生命也是一樣，一生又一生持續下去，這塊柴燒盡了，能夠再燃燒下一塊柴，下一塊燃燒完了以後，又能夠再接再續另外一塊柴。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人的生命不但同過去有關係，也能夠延續到未來。同時，人的生命也會受到別人的影響，自己的所作所為，也會影響別人。我們把一塊木材、兩塊木材、三塊木材、十塊木材、一百塊木材……扔在一起，他們就能夠同時燃燒。就是說，我們大家在一個廟裡，坐在佛堂裡，我們自己的內心跟別人的心，我們自己的業跟別人的業是匯在一起的，叫做別業、共業。我們每個人是一塊木材，一百個人就是一百塊木材，一百塊木材在一起的時候，就是一百塊木材一起燃燒，就是心心念念都會互相相應、互相影響、互相啟發，這樣的業力不可思議。

在寺廟裡，我們所造的是和三寶相應的業，和佛菩薩相應的業，都是清淨的、無漏的，自然而然，我們內心智慧的火焰也容易增長，容易燃燒。反過來說，我們如果是同一些不入流的人，甚至同世間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的時候，我們也會被影響。當然我們也有可能去影響別人，我們好的時

候也會去影響別人，但是我們不好的時候，我們也會被別人影響。這個就叫做互相影響，就看哪一種的力量比較強。我們如果不小心、不注意，就會被別人影響，這是肯定的。如果我們時時刻刻都能夠提起佛法的正念，知道防護自己的內心，就不容易被別人不好的業影響。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們還是原來那顆煩惱的心，自然而然，煩惱跟煩惱就會相應了。煩惱跟煩惱相應，煩惱不會跟智慧相應，智慧是對治煩惱的。

### 2、在逆境中累積資糧

對治煩惱的過程就是我們整個修行的一個過程。也就是說，我們在寺廟裡不生煩惱的時候，就到下士道；你在對治的時候，就到中士道；你的習氣都沒有了，那就到上士道，那個很不容易做到。

你要做到不起煩惱，不是很簡單的事情。當然你能夠有一段時間不起煩惱，比如你能夠一個小時、兩個小時、一天、兩天不起煩惱，但你很難永遠不起煩惱。如果你永遠不起煩惱就意味著你的煩惱已經被對治了。所以，大家在寺廟裡，做事也好，用功也好，不用擔心自己有煩惱，自己說錯話、辦錯事，這些也是很正常的。我們做錯的時候，怎麼辦呢？如何來以此為鑒，如何在這樣一個境界中提升自己？我們在寺廟裡常常



聽法師說，我們心靈得到提升，資糧得到累積，往往都是在這些逆境當中得到的，但是我們通常的思維習慣認為，一定是拜佛念經的時候，才是在積聚資糧，不認為遇到這些挫折逆境的時候，甚至說倒茶、掃地、搬椅子、佈置場地的時候，也是在累積資糧。有時候有人給我們講這些事情是在累積資糧，我們也可能會隨即附和，而內心不容易真正去認同。從這點就能夠說明，我們內心同佛法相應不相應了。

道次第告訴我們，逆境中對治煩惱本身就是累積資糧。有可能我們已經知道了、聽過了。我們知道了、聽過了，是不是認同呢？怎麼樣才叫認同呢？只是認同這樣一個道理，還是認同這個道理跟自己有關係？我們一談到佛法，它必須跟自己有關聯，如果跟自己沒有關聯的話，那就不是佛法了。因為佛法本身是要來解除所有眾生的痛苦，所有的眾生當然也包括我們自己。反過來說，我們在談論佛法的時候，如果自己都沒有意識到自己跟佛法有什麼關聯，那你又怎麼去說明佛法跟其他的有情有關？因為佛法本身是要解決一切有情的問題。如果我們自己都

不需要佛法，自己都意識不到佛法對自己有多麼的重要，那你又如何能夠證明你告訴別人的佛法是真正的佛法，你是真心實意要去幫助別人？也就是說，我們自己佛法學得比較好的時候，至少我們自己不起煩惱的時候去幫助別人，才能夠真正讓別人得到幫助。

### 3、對治煩惱是真正用功

我們想不起煩惱，就要修行，要自己用功，否則的話，我們生起煩惱的時候，還不知道自己在生煩惱。就如我們有病的時候，我們不知道自己在生病，只有醫生告訴我們的時候，我們才知道。有時候，醫生告訴我們的時候，我們還不相信。但是醫生會把指標列出來，告訴你身體的哪些指標是不符合標準的，心電圖怎麼樣，血壓怎麼樣，膽固醇怎麼樣，把這些指標給你列出來。儀器一檢測，你很多的指標不夠，很多的指標超標，讓你不信都不行。中醫他會跟你講，什麼病是什麼特徵。佛法也是一樣，它告訴我們，貪欲有什麼表現，嗔恚有什麼表現，愚癡有什麼表現。那麼你有這些特徵，有這些

問題，就說明你有這方面的煩惱，有煩惱就會有危害。

大家在佛法上用功、修行有相當長的時間了，所以，今天我們談的也是比較實在的一些問題。如果我們談得不實在的話，就是在談玄說妙、談空說有。我們談一套理論，可能大家覺得佛法離自己很遠。如果要把佛法談到離自己很近，談到自身的時候，有時候我們也會覺得內心很不好過，甚至說內心很痛苦，不知道怎麼辦。這個時候就是非常重要的時候，因為我們認識到自己內心有問題，內心有煩惱，內心有痛苦，不是說不去管它，不去理它，恰恰自己要正對治。正對治，一點一點地對治，慢慢去對治，就要找到對治的方法。我們在對治的時候，就是真正用功的時候，是真正叫做如理修持佛法的時候。

#### 4、放低自我 虛心學習

我們來到寺廟——三寶地，大家都是在如理修持佛法，我們千萬不能以一種很狂妄的心、很高慢的心來看別人，這是要不得的。我們只有平心靜氣、非常虛心、非常認真、踏踏實實地照著佛法去實踐，一步一個腳印去落實，佛法才能同自己的生命真正相結合。看看自己，是在起煩惱還是不起煩惱；看看自己，是不是在對治煩惱；看看自己，還有哪些習氣。雖然你不起煩惱，但是你還有煩惱方面的習氣。只有成佛的時候，這些習氣才

能完全沒有，在成佛以前，還是會有習氣的。

我剛才談到，上士道還要再對治習氣。第一步我們先不要讓它起煩惱；第二步，我們一點一滴去對治煩惱。寺廟裡，大家有這樣一種氛圍，是每一個人發心創造、營建起來的，所以每一個人的發心都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人修得比較好，修的時間比較長，而有些人剛剛開始學。我們學得

比較長的人、學得比較久的人，也不能去輕視初發心的人。反過來說，我們初發心的人、初學的人，要很好地、很認真地向學得比較久、比較好的同行善友學習。我們要有學習的榜樣、楷模，那我們跟著去學習，就不會錯。如果常常認為，自己最好，沒有可以學習的人，沒有可以學習的物件和榜樣，那我們就很有問題。菩薩學五明，菩薩在所有眾生的身上都能夠學到佛法。佛法就是要在所有有情的身上去體現、去落實。我們今後在佛法的引導過程當中，會一步一步

更加深入，同時，會一步一步更具體、更直接，跟每一個人掛上鉤。

希望大家多發心，好好發心。

（未完待續）



# 醒世歌的启迪

憨山大師

偈頌（三上）

從來硬弩弦先斷，每見鋼刀口易傷；

憨山大師又將重點放在忍辱：

忍辱可分為二大類：

第一「人害」（對人為的加害要能夠忍受）：

別人想盡方法障礙你，傷害你，你要能忍，一定要明瞭這裡面的道理，那個人為什麼障礙我、傷害我？他為什麼不障礙別人、傷害別人？

佛門常說：「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他傷害你是果報，果報前一定有因：如果真正覺悟到這樣，我們的忍受可以當做還債想，這一筆債務還了，再也沒有拖欠了。菩薩在世間是個覺悟的人，菩薩會不會受到傷

害？會，躲不躲避？不躲避，他知道這個債一定要還；躲不過的。印度的高僧安世高（懂很多語言並鳥類的語言）他在中國還了兩次「命債」。在《高僧傳》記載得很清楚，安世高有神通！有他心通，可以有能力躲避過，不同冤家債主見面就可以躲過，怨家就害不了他了。但是，他還是故意來到中國去被冤家打死，還了命債，以後再投胎到人間，再去跟冤家見面的時候，就不再是怨家了，大家變成好受朋友，冤債解除了。這

不是凡人做得到的，凡人迷惑顛倒。於是冤冤相報沒完沒了，覺悟的人，樣樣事都作了斷，絕對沒有報復的念頭。

《金剛經》有一段忍辱仙人的故事，忍辱仙人五百世修忍辱，被歌利王割截（忍辱仙的）身體，那是一種凌遲處死，一刀一刀慢慢割，這種刑罰非常殘酷，受刑的人非常痛苦；這是「人害」，這位菩薩能受得了。沒有瞋恨心，所以





忍辱波羅蜜修圓滿。

誰是歌利王？五比丘中之橋陳如的前身，（佛初轉法輪時到鹿野苑度五比丘），殘暴歌利王最終被忍辱仙人感動了，對仙人說：“你修成後一定要先來度我。”

發心修菩薩道的人，必定要經過考試，考試滿分，忍辱波羅蜜便圓滿了。如果別人「無緣無故，的對付我們，傷害我們，我們都能夠沒有嗔恨的心，這是圓滿了忍辱波羅蜜。」

#### 偈頌（三下）

惹禍只因閒口舌，招愆多為狠心腸。

這就是“小心忙裡錯，慎防順口言”。

口舌招尤，順口開河，說三道四，張家長、李家短的，說話的人不知已種下無端的禍殃，所以為人要“受口攝意身莫犯”。佛教我們修十善：就是身三：（不殺，不盜，不淫）；四口：[不妄言、綺語、兩舌（說

是非挑撥離間他人）]；意三：不貪、不嗔、不癡）就是修自、修他、修人我。

#### 偈頌（四）

是非不必爭人我，彼此何須論短長；

在平等無差別的真理之中，人與人之間本來無我，無我即是無實我可得，本無人我，那麼有何過失？

執著人我的這種執著心是：我要怎樣、我可以而你不可以……等心態。這種心本來無，是自己產生出來的。由此而起煩惱---無明，因而作業，因我執而自私：起貪嗔、癡、慢、疑、見等不當行為，便有苦果報，是自找苦吃，自作自受的“惑業苦---起惑（煩惱的別名）、造業（善惡行為）、產生苦果自受”。

• 要批評別人時，先想想自己是否完美無缺？

• 道德是用來提升自我，而不該是用作

呵責別人的尺度。

•把是非人我、別人的批評，當是反面教育，而把別人的讚美當警惕。

世事由來多缺陷，此身那得免無常。

凡事或人也沒有十全十美的，所以俗語道：“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及“不如意事常八九。”人生短短數十年寒暑，甚麼恩怨情仇也該一筆勾銷，佛教叫我們放下執著，包容別人，才能解脫自己，人生才得自在。

#### 偈頌（五）

吃些虧處原無害，讓他幾分有何妨；  
春天纔看楊柳綠，秋風又見菊花黃。

配合以下一個真人真事的故事

「雲尺巷」

“萬里修書只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  
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待人退一步，就會生活得快樂些。便是吃些虧處原無礙，退讓三分也不妨。

世間人、事、物都隨時光的消逝變遷……時光流逝，表現出春夏秋冬四季的交替、年復一年。

#### 偈頌（六上）

榮花總是三更夢，富貴還同九月霜。

並非有錢就是快樂，問心無愧心最安。

所謂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

「世間上的福樂縱然貴如帝王一般稀有，終究歸於生滅幻空。」

#### 偈頌（六下）

世間上的壽命縱然如彭祖活到800歲那樣長壽，最後仍然免不了生老病死的現象，無人能替代的。

“酸甜苦辣自承當”也是叫我們修忍辱的波羅蜜。別人對你的一點點傷害，你都受不了，還學什麼菩薩道呢？

第二「世苦」：世間的苦難要能忍受。大自然的變化如：冷熱寒暑、天然的災害、饑寒之苦、或物質環境上缺乏之苦，都要能忍受。因為這也屬於自己的業力，譬如財物缺乏，是過去生中沒有修財布施，今日得的果報樣樣缺乏，是因果相應，我今天受這個貧窮也是應該的；看到別人富足，是他前生修財佈施，他得財富，他今天享受是應該的。覺悟的人不怨天、不尤人，曉得「因果相應」。如果想改善自己的環境，就「修因」，不必去羨慕別人。我們要想有錢（財）用，多多修財布施，財用決定不缺乏。沒有修布施，這一生許許多多的欠缺就一定要（能夠）忍受。

（未完待續）



# 淨宗之教起所因

大安

## 第一章 淨宗之教起所因

徑中徑又徑。分述如下：

釋尊一代時教，總其大意，唯欲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然眾生迷染有淺深，樂欲有不同，雖無直下擔荷一乘圓頓妙法之利智，平等地亦有五乘（人、天、聲聞、緣覺、菩薩）之德用。致使釋尊布慈雲於三界，注法雨于有情，眾生得聞妙法，菩提種子賴以啟動；正覺之芽，念念得以增長。依據一己根機，奉教修持勝行，念佛正門之外（門餘）的八萬四千法門，漸頓各稱相類眾生之機宜。隨順機緣依教奉行，皆蒙解脫。然眾生業障甚重，以通途自力法門修行，悟證心性了生脫死者鮮微。教法利益雖曰眾多，然凡夫惑重慧淺，無由遍攬。諸佛如來憐念眾生，等同一子，特開念佛求生淨土妙法，廣度眾生。一切善惡凡夫信願持名，悉蒙阿彌陀佛大願業力加持，往生淨土，圓證三不退（阿鞞跋致），速疾成佛。此乃直指凡夫自心究竟成佛，若能諦信，何須遍歷聲聞、緣覺、菩薩三乘，久經三大阿僧祇劫的勤苦修行。不越一念（能持佛號之心），頓證菩提，誠為諸佛如來出興於世之一大事勝妙因緣。

念佛法門惠以眾生速疾了生死、成佛道之真實大利。吾人得遇如是殊恩厚賜，當生大慶慰感恩之心。茲略標五點，用示阿彌陀佛的悲智願心，彰顯淨宗教起所因之奧妙：一、濁世津梁，預垂濟度。二、勝異方便，速疾解脫。三、激揚生死凡夫，令起欣厭。四、護持行人，不遭魔障。五、念佛往生，

### 第一節 濁世津梁預垂濟度

五濁惡世乃眾生同分共業所感。人壽二萬歲時（迦葉佛出世時），即入劫濁。二萬歲前，眾生煩惱輕微，邪見薄少，人天眾盛，三惡道稀。釋迦文佛于人壽百歲時出興，爾時眾生已久經濁世，煩惱厚重，福薄慧淺。而現代眾生的濁染尤甚於釋尊住世時。五惡五痛五燒的景況，不堪言表。

釋迦本師以大悲願力，於五濁惡世示現八相成道，演說經法，宣佈道教，斷愛欲之本，杜眾惡之源，隨機設教，應病與藥。念佛勝異方便法門的宣說，大暢諸佛度生出世之本懷，徹顯兩土世尊潛念救度眾生之無盡大悲。略而計之，大悲彰顯有三：

一、釋尊住世行化時，憐此五濁眾生，自力修道，伏斷煩惱，證入真性，難行易退。舍利弗因地曾發大乘心，因天帝釋化作婆羅門，向其乞眼，舍利弗剜眼珠與之，婆羅門將眼珠棄地踐踏，心生懊惱，由是退失大乘心，在小乘教法中進進退退六十小劫。又釋尊座下諸多弟子，有于大通智勝如來會中發心，皆因種種違緣退失大乘心，塵點劫來，墮在聲聞位。有鑒於菩薩因中發心修行者眾多，而成就佛果者鮮少的狀況，釋尊先以權教教化調熟後，便無問自說念佛往生淨土的難信易行之法，俾令五乘行人（人、天、聲聞、緣覺、菩薩），信願持名，仰托阿彌陀佛大願以作強緣，齊入西方極樂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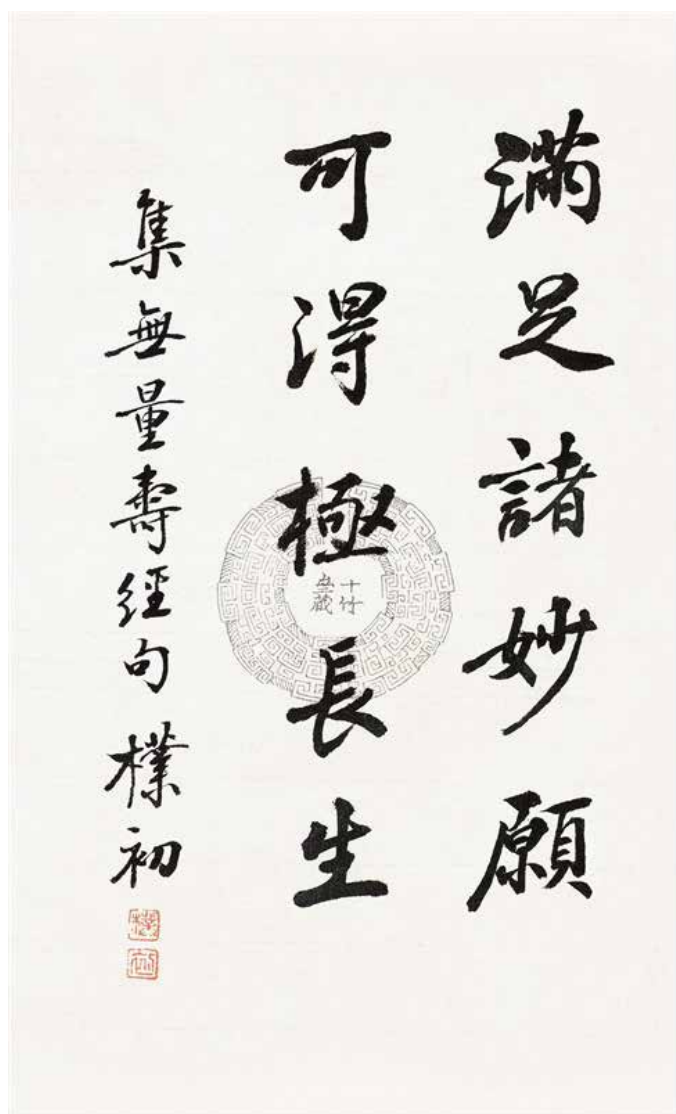
土。釋尊以大無畏氣概，於娑婆穢土示現成道，復於五濁惡世說此平等普度九法界眾生之極難信妙法，是為第一重大悲憫念眾生。

二、佛滅度後，眾生失去恃怙，貧窮孤露，復為眾惡，五燒五痛，久後轉劇，福慧日淺，罪障益深。釋尊深鑒末世眾生陷溺於五濁惡世之煩惱淤泥中，無力拯拔，進道無由，遂以同體大悲心宣說念佛法門，咸令未來雖不見佛，然佛滅度後，佛法遺存時，但有聞信念佛法門，依教奉行，速超生死。他力果覺的念佛法門在末法季秋，尤顯神功奇效。念佛法門能令信願持名者帶業往生，橫超三界，超情離見，能令眾生不受邪法的誘惑。執持名號猶如香象過河，橫截煩惱惑海。于此石火電光的無常世間，信願持名能令行人不費時劫（越三祇於一念），不勞勤苦（十念必生），了辦生死大事。證知淨宗念佛法門乃末法圓超五濁之無上大法，釋尊慈悲演暢此法，是為第二重大悲憫念眾生。

三、釋尊滅度久遠，於此滅劫每百年減一歲，減至人壽三十歲時，饑饉、疾疫、刀兵小三災次第而現，眾生的苦難日益加劇。眾生同分惡業所感故，佛教經法漸次消失。人壽五十二歲時，

《首楞嚴經》、《般舟三昧經》先始消滅，最終直至三藏十二分教，悉皆滅盡。滅法時袈裟自然變白，藏經自然無字。十六羅漢盡收世間一切經法，貯於銅塔，繞塔經行，歎言：釋迦法滅！然後此塔沉至金剛際。于經道盡滅之時，釋尊以慈悲哀憐，獨留《無量壽經》，止住世間百年，為罪濁劇苦的有緣眾生，作最後的垂救。過是以往，《無量壽經》亦滅，惟餘阿彌陀佛四字，廣度群生。證知惡濤濁浪滔天之際，念佛法門尚作慈航；無明煩惑之昏夜，無量壽光猶稱法炬，是為第三重大悲憫念眾生。

綜上所述，釋迦彌陀兩土世尊，猶如慈父，潛念吾輩末法窮困潦倒的子孫，預先施設了救濟的妙法。譬如出遠門的慈父，準備好了飲食湯藥一樣。念佛往生淨土的法門，



能令末法罪濁眾生，於家破身貧，備嬰眾苦之絕境，賴以起死回生，頓離厄難，圓成佛果。對釋迦彌陀之甚于父母念子的至極悲心，吾人當銘之肺腑，知恩報德。

## 第二節 勝異方便速疾解脫

釋尊一代時教，應機隨緣宣說權實漸頓種種法門，眾生隨修一法，皆可入道，法法平等，無有高下。然就濁世眾生根機而論，八萬四千通途法門，或崎嶇難行，或迂回曲折，或高玄難入。而持名念佛，無論根機利鈍皆可持念，夷坦而易行；念佛速超生死，直捷而易到。《觀經》韋提希夫人遭逢兒子悖逆之苦難，哀請求生無憂惱處。釋尊酬請，放眉間光，還住佛頂化為金台，於中攝

受映現十方諸佛淨妙國土。韋提希遍觀十方淨刹，惟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這是韋提希得釋尊加持密遣，見證到彌陀悲願威神與念佛一法方便究竟之特質而作出的最佳選擇。韋提希夫人的選擇與祈請，惠利末法眾生的功德甚大。

念佛法門內具的勝異方便之德用甚為深廣，于茲略陳有四：

#### 一、不值佛世，得常見佛方便

釋迦文佛滅度，彌勒菩薩當來下生成佛尚遙。於此無佛興世的時代中，孤苦眾生將以誰作恃怙？須知今現在說法的阿彌陀佛堪為吾輩浪子作良導、作慈濟、作大安穩處。慈悲的阿彌陀佛與吾輩娑婆眾生甚具法緣，天性相關，如磁吸針。吾人信願持名，或於禪觀之中得睹聖相（如遠公大師、楚石大師、劉遺民居士等），或於夢中見佛顯現（淨業行人預知時至，大多在夢中蒙佛預示），或於臨終之際，見佛前來接引。往生彼刹後，恆常得見阿彌陀佛。克實而論，當吾人持念佛名時，阿彌陀佛相好光明便會現前，水清月現，感應道交。是名最勝第一方便。

#### 二、不斷惑業，得出輪回方便

按通途法門自力斷惑修道，名豎出三界，斷盡見思惑，方可出離生死。或先修根本四禪，方出欲界；次修四空定，方離色界；次修滅盡定，方超無色界。如螞蟻爬高山，稱難行道。念佛法門不斷惑，不參禪，但信願持名，得蒙佛願加持攝受，便可帶惑往生，名橫出三界，似風帆揚于順水，稱易行道。如蟲在竹，豎則層節難通，橫則一時透脫。是為最勝第二方便。

#### 三、不修餘行，得波羅蜜方便

通途法門中，諸菩薩眾廣修六度萬行，動經恆河沙劫，未能圓滿究竟。而今一心念佛，萬緣自舍，即佈施波羅蜜；一心念佛，諸惡自止，即持戒波羅蜜；一心念佛，心自柔軟，即忍辱波羅蜜；一心念佛，永不退墮，即精進波羅蜜；一心念佛，餘想不生，即禪定波羅蜜；一心念佛，正念分明，即般若波羅蜜。推而及之，不出一心，萬行具足。

蓮池大師一心念佛具足六度萬行的開示，深得淨宗念佛法門之奧秘，彰顯念佛至極圓頓之理則。念佛法門內具《華嚴》主伴圓融具德的玄境，一法圓具一切法的功德，隨舉一法為主，其它諸法即伴起而趨之，互融相攝。六字洪名圓具阿彌陀佛全體果地功德，當吾人執持名號時，便將名號內具的功德召喚出來，將阿彌陀佛的功德全然轉化為念佛行人的功德（猶如慈父的財產轉給孝子），是故但能一心念佛，便可圓滿菩薩六度萬行。是為第三最勝方便。

#### 四、不經多劫，得疾解脫方便

《大智度論》雲：有諸菩薩，自念謗大般若，墮惡道中，曆無量劫，雖修餘行，不能滅罪；後遇知識，教念阿彌陀佛，乃得滅障，超生淨土。證知念佛具有懺除罪障的殊勝德用。又按通途法門，菩薩修因證果，須經三大阿僧祇劫。歷經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諸階位，備經多劫，遠之又遠。而今淨土法門，不越一念（能念彌陀佛名之一念），疾超生死；不出片言（所念之六字名號），頓與聖眾齊等。一念頓超，片言即證，至哉妙用，何可思議。是為最勝第四方便。

綜上所述，念佛法門方便而究竟的特質，體現出阿彌陀佛普度眾生的大悲心與方便智。在四十八大願中，十念皆生我國願（第十八願）彰顯出阿彌陀佛的方便智，正定必至涅槃願（第十一願）表達出阿彌陀佛欲令一切眾生圓成佛果的本懷。方便（手段）與究竟（目的）相資而行，悉令九法界眾生入彼涅槃城。

#### 第三節 激揚生死凡夫，令起欣厭

吾輩凡夫眾生，沉迷自性，甘受三界六道輪回之苦，曠劫以來，未曾有一念的省覺振勵，是故釋尊開示極樂淨刹與娑婆穢土的鮮明對照：金寶之與泥沙，暗獄之望華池，棘林之比瓊樹等。由是開出折伏與攝受二門：眾生耽戀娑婆世界，釋尊則極言娑婆世界五惡五痛之劇苦以折伏之；眾生蒙然不曉界外淨土，佛則詳述安養蓮邦之極樂以攝受之。折伏意在激發眾生觀知苦空無常，而令

生起厭離娑婆之心；攝受則揚棄其懈怠，而使由興欣慕安養之志。釋尊所描述的西方極樂世界依正莊嚴，是一至極真善美慧之參照系，以此來對比娑婆世界的生存狀況，了知久在污泥濁水，方始嫌惡穢惡；乍聞極樂淨妙，深起願求。此土火聚，炎燒眾生；彼剎清涼，滋育慧命。兩相對照，不得不避此娑婆而趨歸安養。釋尊隨順眾生趨樂避苦的心理，深悉眾生有比較方能鑒別優劣的特點，善巧地顯現著兩土淨穢的對照。否則，吾人厭離娑婆、欣慕極樂之心，將永遠沉埋於無明顛倒之中不得顯露。在此濁世，厭欣心即是道心的表達，是乃成就出世大利的必要前提。

#### 第四節 護持行人不遭魔障

具足煩惱習染的眾生，處斯五濁惡世，大多汨沒塵勞，醉生夢死。偶有起發勝心修行者，由心魔與天魔之擾亂故，修行障難重重。或師心自用，率爾進道，而導致走火入魔，戕害身心；或受邪師誤導，危害社會，成為魔子魔孫，生陷王難，死入地獄。吾人不修道業，心魔便隱而不發；今既修習禪觀，遂擊動諸魔現前，壞殺行人法身慧命。《首楞嚴經》指陳行人修禪中所現的五十種陰魔（色受想行識五陰各具十魔），皆雲“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其中的想陰十魔，害人既深且烈，容易被其套住。行人一念貪求善巧、神通、深空、見佛等心，天魔邪魅便趁此妄念之機，飛精附人，現異說法，巧用諸多手段控制徒眾，廣行非法，貽誤眾生，擾亂社會。天魔邪魅日久生厭，離開彼人身體，彼人遂失神通能力，弟子與師，俱陷王難。經雲：“阿難當知，是十種魔（指想陰十魔），于末世時，在我法中，出家修道，或附人體，或自現形，皆言已成正遍知覺，讚歎淫欲，破佛律儀。”吾人處此魔子蠢動之末法時期，宜應高懸《楞嚴》照妖鏡，善於識別那些未證言證、潛行淫欲、敗壞佛教清淨戒律的出家魔子，護持清淨持戒的僧寶，令正法久住。

處此世間，好心修道，首先應具正知正見，以佛知見轉換凡夫知見。了達國土危

脆，五陰無我，三界火宅，輪回路險，亟求出離，求生安養，忍證無生，還來三界，廣度含識。而正見稍虧，即易遭逢魔障，欲求超升，反墮三途。自力修道，險象環生，諸多教內外負面事例，層出不窮。淺根眾生，見聞到修道遭魔之事，由怖畏故，遠離道業。這樣雖然獲得了某種“安全”，然以堪可修道之難得人身，對殊勝的佛法大道，交臂錯過，豈非大失！

阿彌陀佛深知吾輩下劣凡夫，罪障深重，自力進取道果甚難，是故悲心施設念佛一法，以大願威神力加被行人，于名號大光明中，不遭魔事。善辨萬物之情的白澤神獸，能令妖魔鬼怪怖畏遠離，乃至家中門上貼著白澤圖像，亦有辟怪之效。又山精野魅，能變形種種誑惑於人，如懸寶鏡照燭，精魅無能施其伎倆。六字洪名亦復如是。淨業行人稱念佛名，智照精朗，一切天魔心魔無由侵入。又經雲：念佛之人，有四十裡光明燭身，魔不能犯。以阿彌陀佛及十方諸佛，恆常護念此念佛人故。茲舉一例為證。宋代馮璠，年青時從事遊獵，有一次發現一巨蛇在山岩下，欲吞噬黃犢。馮璠在上面急推岩石擊壓巨蛇至死。以後巨蛇屢屢為祟。馮璠怖畏之余，幸聞善知識教敕，修懺念佛數十年，蛇不能害。一日請同社淨侶，誦《阿彌陀經》，念佛端坐合掌而化。

#### 第五節 念佛往生徑中徑又徑

淨土法門由阿彌陀佛大慈悲心、大平等心中所流出，盡攝利鈍諸根眾生悉皆度脫。通途法門中，高妙之法則下根機眾生高不可仰，如釋尊于逝多林演說《大方廣佛華嚴經》，彼時上德聲聞，諸如舍利弗、大目犍連等如盲如聾，杜絕視聽。另有淺近之法則不被上根行人，如《維摩詰經》，有二比丘犯根本戒，髮露懺悔，優波離尊者依據戒律條文定罪。二比丘疑心不釋，維摩詰大士言：不應以常法擾亂其心，更增二比丘罪。應以實相懺法，直談罪性本空，不在內外中間等。喻如螢光不能破暗而反增益漆黑。唯此念佛法門巧被諸根，上至等覺菩薩，下及悠悠凡夫，悉皆平等圓攝。一句名號如萬病

總治之阿伽陀藥，悉皆對治眾生無量煩惱；又如巨冶熔爐，陶鑄萬物，各成其器。喻示只要信願持名，隨念佛人的根基大小與行持深淺，可獲九品往生，皆得不退轉位。念佛法門喻如天覆地載，相容並育一切萬物，至極慈悲，無有選擇，所以稱為普門法門。

念佛捷徑法門在修行下手處，表現有三：

其一，由有念得入無念。

真心之中，本無妄念，念起即乖違真心。而眾生無始劫來，妄想慣習，不容易立即遣除。初始修心，勉強遏制遣除，欲令妄念空寂，殊不知揚湯止沸，妄念益顯動轉。縱然粗念暫時止息，細念猶然存在。即居凡夫之地，未能絕思慮、忘境緣，亦可即境緣思慮而作修進。是故以念還攻於念，念一佛名，換彼百千萬億之妄想雜念，用兵止兵。妄想之念能害我法身，傷我慧命，此是毒是兵；念佛之念，念念生滅，未與般若空慧相應，此亦是毒是兵。然非念佛之毒，不能攻妄想之毒；非念佛之兵，不能制妄想之兵。雖同一妄想，有專雜淨穢之差別。喻如病體痊癒時，即名健體；亂民戡定後，便是良民。以念佛心開佛知見，入無生忍，彰顯持名念佛之方便善巧。

其二，因往生而實悟無生。

持名念佛，暗合道妙，巧入無生。按通途教理行證而論，圓教初住為初得無生法忍。直至八地離一切心意識（心即第八識阿賴耶，意即第七末那識，識即第六分別識），入一切法本來無生，無起無相，過去、現在、未來三際皆悉平等，無分別如如智之所入處，始名真得無生法忍。故知無生法忍，聖賢尚且難以臻入，何況凡夫？今專念佛，發願往生淨土，生彼國已，華開見佛，始了本心，本自不生。所謂熾然求生，而不乖於無生之理；終日生而未嘗生，乃所以為真無生。入有（妙境界相）得空（第一義諦），往生屬凡夫份上事；而因往生契入無生，是為即凡成聖。就路還家，潛超密度，難思難議。念佛往生，由穢土遷入淨土，倏爾轉移，如小吏平地升遷，白衣驟然富貴。六字洪名，誠為通玄秘訣，換骨神

丹。

其三，念佛往生，徑中徑又徑。

通途法門，靠自力斷惑證真，萬里迢遙，名難行道；念佛法門，仰仗佛力，帶業往生，揚帆順水，屬易行道，稱為徑路。依門余八萬四千法門修道，名豎出三界；信願持名仗佛願力加持往生淨土，名橫出三界。八萬四千餘門之比念佛法門，念佛法門可謂疾迅便捷。於實相、觀像、觀想與持名四種念佛中，唯持名一法，簡要便捷。但能淨念相繼，便得往生，花開見佛。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一心念佛，佛的相好光明，西方淨境乃至實相真如，便在裡許。證知念佛為修行徑路，而持名又是念佛中的徑路。持名念佛，以至誠心念佛為能感，以阿彌陀佛大悲威神願力為所應，感應道交，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寂然不動，繁興妙用，非心性之極致，名號之妙德，何能神妙如是。鶴沖鵬舉，驥驟龍飛。持名念佛一法，可謂妙中之妙，玄中之玄，徑中徑又徑，實彰諸佛徹底之悲智，吾人當頂戴受持。

綜上所述，淨土法門乃釋迦彌陀兩土世尊至極悲智之結晶。阿彌陀佛十劫以來，時時企盼吾人求生淨土，猶如慈母倚門望子，恆時垂手深淵，接引念佛眾生，無有間斷。然吾輩凡夫永劫以來，舍父遠逝，於無休止的輪轉中，入苦趣，似蠅蛆飽餐於茅廁；赴死門，如牛羊被拖至屠場，無救無歸，可悲可痛。阿彌陀佛見到我等眾生備受如是劇苦，以悲心切願，長劫隨形六道，平等施以教化，循循善誘，導引吾輩投歸彌陀願海。吾人羈旅異鄉，忽聞慈母親切的呼喚，該是如何悸動心魄呀！吾人今生幸遇淨土殊勝妙法，而乃漠然不顧，因循苟且，上辜佛化，下負己靈，實乃悖逆之子。吾輩伶仃遊子，理應回應慈母的呼喚，思歸極樂故鄉，盡形壽惟此為大，如是庶可慰藉彌陀慈母之願心，最終成就光壽交融之自佛。以上拈示五點，用顯淨宗教起所因之大略。

（未完待續）

# 勸念佛人學天台宗

月悟

一開始持名念佛，與讀誦《妙法蓮華經》之後，再持名念佛，境界大不一樣，這是一位高級工程師在寫給我信中談到的真實感受。《觀無量壽經》談到上品往生必須讀誦大乘經典，很有深意；尤其是《妙法蓮華經》，為諸經第一，如來極談，且有“廣說的《阿彌陀經》”之譽，與淨土法門皆為最上乘佛法，僅誦斯經便能往生極樂世界、悟無生忍（《藥王本事品》）。修淨土者，實有讀誦之必要。至於當代淨土宗大德淨空法師主張一心持名念佛，不涉他經，系對機而談，另當別論。實則末法眾生根鈍機劣，須不斷讀誦大乘經典、研習教理、熏修佛法，方能逐步契入淨土念佛圓頓法門。須知淨土法門，唯上上根人才能徹底信奉，如普賢諸大士才能於一念頃自在往生，並立刻便能返回娑婆世界度眾生。不過非上上根人若能勇猛精進，不斷讀誦、研教、熏修，乃至有修有證，最後行歸淨土，亦能提升往生品位。純以持名念佛，不易契入，只能下品往生。故淨土法門普攝眾機，確實如此。念佛人當取法乎上，方能保證往生。下品往生，須修十多劫才證得無生法忍，極樂世界的十多劫相當於娑婆世界的千百億阿僧祇劫，簡直是不可數的天文數字；到那個時候，你再來娑婆世界度眾生，娑婆世界眾生真不知苦到那裡去了。

淨土法門，既是方便門，又是成就門。言其方便門，因為佛在華嚴、鹿野苑、方等、般若、法華涅槃等不同時期皆說淨土法門。言其成就門，三藏十二部經無不旨歸淨土。無論修何宗何派，不論教下還是宗門，顯教還是密教，“見性成佛”也罷，“即身成佛”也罷，這個開悟、那個開悟也罷，皆

非究竟佛，不出天臺宗圓教觀行位，最後都得行歸淨土，念佛往生，方能一生了辦，否則這一生就不能了生脫死，超凡入聖。

天臺宗正依《妙法蓮華經》，具有三大特徵：一是國際性，日、韓等國奉中國浙江天臺山國清寺為祖庭，具國際影響；一是親承實證性，天臺宗教觀親承如來一代聖教，並且歷代祖師如慧文、慧思、智者、藕益諸大師皆依此教觀實證圓教不思議位次；一是融歸一性，天臺宗實際創始人智者大師主張融宗融派，圓融諸宗，會歸一佛乘。中國八大宗派唯有天臺宗具足這三大特徵，況且天臺宗歷代祖師皆主張“教演天臺，行歸淨土”，慧文、慧思、智者藕益諸大師一生實證圓教位次，不思議境界，最後行歸淨土，皆上品上生。末法眾生，修淨土念佛法門並進而修學、研習天臺宗，如是自利利人，法皆具足。天臺宗系中國佛教之精華，欲振興中國佛教，必須振興天臺宗；振興天臺宗，即振興中國佛教。

\* 讓臨終者舍報時最後一念，能眼見彌陀聖相，耳聞佛號，心中憶念阿彌陀佛，求生極樂，是往生極樂佛國最有力的方法，謂之[一念蓮花]。

\* 助念應由家屬、親友一起為臨終親人念佛，（或已過世親人），這是送親人最後一程最好的方式，能給臨終親人（或已過世親人）最大的安慰與支持，幫助他不墮惡道，往生最美好的極樂世界。

# 白雲古跡之——

## 眼裡的星斗

一行禪師

（續上期）

眼裡的星斗

雨季過後，佛陀與阿難陀遍遊摩揭陀，在最偏遠的地方停下來，為當地修道中心的僧俗二眾說法。路上，佛陀時會指著優美如畫的山光水色，囑阿難陀尊者細意欣賞。佛陀知道阿難陀多年來只顧對他盡心盡力的侍奉，很可能已忘記了去享受身邊的郊野景色了。

阿難陀侍候佛陀近二十年了。回想起來，他也記得佛陀曾多次指著怡人的景物對他說：「阿難陀，看那靈鷲山多美！」，又或「阿難陀，看那七葉般梨平原多醉人！」。阿難陀又很回味那次佛陀指著綠草圍繞著的金黃稻田，然後提議仿照這個圖案來縫製衲衣。阿難陀體會到佛陀如何懂得欣賞美麗的東西，而卻不為美醜的分別所轉。

接下來的雨季，佛陀回到祇園精舍。那時，波斯匿王正在出遊，所以未有與佛陀接觸。他回來時，安居已過了一半。大王剛抵步，便立刻前來謁見佛陀，並告訴他自己再不想終日困在宮中。他知道自己年事已高，因此已把很多國務交給可信的重臣處理。他現在只想與三五知己出外遊歷，以能欣賞國內和鄰近國家的美景山色。他到其他國家時，並不希求有隆重的接待儀式。他只是以一個普通旅客的身份前往。他又利用這些出

遊的機會，修習行禪。把所有的憂慮置諸腦後，他會在郊野裡踏著悠閒自得的步伐。他告訴佛陀，這些旅程使他的心境清新多了。

「佛陀，我已經七十八歲，與你同年。我知道你也很喜歡在山明水秀的地方步行。不過我的旅遊便不像你的一樣，可以同時為他人服務。你每到一處，都必定停下來給人說教指導。所到之處。你都如光普照。」

大王向佛陀吐露他在心內埋藏已久的一大悔疚。七年前的一次政變暴亂中，他誤以當時的軍部統領槃度羅將軍為主謀，把他判決處死。幾年後，他才發覺將軍是冤枉的。之後，大王便非常內疚。他盡力替將軍的名聲還回清白，更給他的遺孤豐足的賠償。他又委任他的侄兒，伽羅耶納將軍，成為新一任的軍事統領。

在安居剩下來的日子裡，大王每隔一天便前來參加法會和研討法理。有時，他就只是在佛陀旁邊靜坐著。安居終結之後，佛陀又再上路。大王也友好們出外遊歷了。

第二年，佛陀安居後在居樓逗留了兩個星期。跟著，他便沿著河流，南下憍薩羅、波羅奈斯國和毗舍離，然後才回到北部。

一天，在釋迦國內一個叫莫達藍巴的地區時，波斯匿王突然來訪佛陀。原來大王也正在附近，與吠度達巴太子及伽羅耶納將軍同游。因大王聽聞佛陀在莫達藍巴，只需半天時間的行程便可抵達，於是便叫伽羅耶納

將軍把馬車駛來。他們一團人前來，還有另三駕馬車一起上路。把馬車停在佛陀居處的園地外之後，大王便與將軍進內。一個比丘引領大王到佛陀在樹蔭下的寮房。

房子的大門閉著。大王緩緩行到門前，整理一下衣裝。他把佩劍和王冠交給將軍，請他先攜這些物件回馬車，然後在外面等候他。跟著，大王才敲門入內。佛陀對大王的出現雖然有點驚奇，但卻非常高興。舍利弗和阿難陀兩位尊者當時也在寮房內。

佛陀請大王在他身旁坐下。舍利弗和阿難陀則站在佛陀後面。很出奇地，大王突然再站起來，然後跪在佛陀的腳下，吻他的雙腳。大王更連續說了幾遍：「世尊，我是憍薩羅國的波斯匿王。我恭敬的向你參拜。」

佛陀扶大王到椅子上坐下，說道：「陛下，我們已是多年的老朋友。為何你要如此禮重？」

大王答道：「世尊，我已年紀大了。我有幾件事想跟你說，不然便未必再有機會了。」

佛陀關懷的對他說：「請你說出來吧。」

「世尊，我對你這位大覺者有十足的信心。我也對正法和僧伽同樣地有信心。我曾認識很多的婆羅門和別教的行者。我曾看著他們修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四十年之久，而到最後他們也終於放棄了修行，重新墮入沉迷欲樂的生活中。但在你的比丘之中，我就沒有見過同樣的情形。」

「世尊，我見過國王對抗國王、將軍對付將軍、婆羅門與婆羅門鬥爭、妻子惡罵丈夫、兒女責斥父母、兄弟相爭、朋友不和。但我卻看到比丘們和睦相處，互相尊重，如水乳交融般快樂地生活。這是我從來沒有在別處見過的。」

「世尊，我所到之處，都只見那些修道者滿臉憂鬱與滄桑。但你的比丘望上去則輕鬆愉悅，平和自在。世尊，我所見證的，都使我對你和你的教理很有信心。」

「世尊，我是出自武士階級的國王。我有權將任何人下獄或處死。但我與群臣商議

時，仍經常受到騷擾。而你的僧團，就是有千個比丘聚在一起，也沒有半點的聲響打斷你的講話。世尊，這實在難得。你並不需要用權位武力來迫使人們對你尊敬。世尊，這也是我對你充滿信心的原因之一。」

「世尊，我又曾見過那些著名的學者，想以刁鑽的問題難倒你。但當他們聽你說法後，他們都被你感動得目瞪口呆，把所有本來要問的題目都忘記了。他們都只有對你讚歎。世尊，這又加強了我對你的信心。」

「世尊，我宮中有兩個很好的馬夫，名叫伊師提婆和富蘭那。雖然他們都受我俸祿，但他們對我的尊敬，則遠遠比不上對你的。一次，我與他倆一起出遊，途中遇上大風雨。那夜，我們便在一間很小的棕葉蓬下度宿。他們整夜都在談論你的教化。到他們終於睡著時，他們的頭部都向著靈鷲山，而雙腳卻對著我！你沒有給他們糧食，但他們倒覺得你比我重要得多。這又令我對你和你所教的，都更有信心。」

「世尊，你從前也是練武之人。我們彼此今年都是七十八歲。我想借著這個機會，對你表達我對彼此這份深厚友誼的感恩。如你允許的話，我現在要請辭了。」

「請便吧，陛下，」佛陀說：「切記好好保重。」

他與大王一起行到門前。當佛陀再轉過身來的時候，他看見舍利弗和阿難陀合著雙掌，默然站著。他說：「舍利弗和阿難陀，剛才波斯匿王已表達了他心底裡對三寶的敬仰。請讓其他人一起分享他所說的，以使他們的信念也增強。」

一個月後，佛陀回到靈鷲山，抵步後不久，他便接獲兩宗壞消息。波斯匿王已有一些動盪的情況下辭世。目犍連尊者在竹林外，被一些兇悍的苦行者殺害而死。

波斯匿王並不是在宮中安祥而逝的。他是在王舍城一些坎坷的環境下去世的。那天在莫達藍巴與佛陀會面之後，大王步回馬車。但奇怪的是，本有四駕馬車停在那裡，那時卻只剩下一駕。他有隨從告訴他，伽羅耶納將軍下令他們全都回到舍衛城。因他持有大王的寶劍與王冠，他便脅令吠度達巴太

子回去舍衛城登位為王，理由是大王已年老衰弱，再不適宜當政了。太子初時也極力反對。但當將軍揚言要自奪王位的時候，太子便唯有聽從他的意思。

波斯匿王立即前往王舍城，欲找他的甥生兼女婿的阿闍世王求援。一路上，大王都沒有胃口進食，只喝了一點清水。他們很晚才抵達王舍城。為了避免太夜到宮中打擾，大王與隨從便在客店度宿一宵。豈料大王這夜突然不適，就這樣在從僕的臂中猝逝。他的侍從見到大王遭此悲慘命運，也不禁痛哭起來。阿闍世王知道這個噩耗之後，便立刻替大王安排一個莊嚴肅穆的喪禮。葬禮過後，阿闍世王本想派兵討伐吠度達巴的，但卻被維摩維憍陳納比丘，即昔日的戍博迦醫師所勸阻。他說既然吠度達巴是合法的王位繼承人，而波斯匿王又已經去世，這場戰役便可免則免。阿闍世王也覺得他說得有理，於是便打消了出兵討伐的主意，而更遣派使者前去舍衛城，以表示承認新王朝的成立。

目犍連尊者是佛陀最優秀的大弟子之一，與舍利弗和憍陳如不相伯仲。許多的弟子都已入滅，其中包括佛陀最初的五門徒之一的憍陳如。迦葉兄弟和摩訶婆闍波提尼師都已去世。在耶輸陀羅比丘尼過世後不久，羅睺羅比丘也在五十一歲那年辭世。

目犍連尊者一向都以無畏與直言的性格見稱。他常坦言直說，絕不妥協。因為這個原故，他便在僧團以外，樹立了很多敵人。遇害那天，他與兩個弟子一早出外。原來精舍外早已埋伏了殺手。他們甫行出來，殺手們便用木棍襲擊他們三人。因殺手人數眾多，他們沒法抵擋。目犍連的兩個弟子被打至重傷，倒在路旁。他們雖然大聲呼救，但已經太遲了。目犍連尊者慘叫的一聲，把整個森林都震撼。精舍內的比丘走出來視察



時，目犍連尊敬者已返魂無術，而殺手也都逃去無蹤了。

佛陀回到靈鷲山時，目犍連尊者的屍體已被火化。他們把尊者的骨灰放進一個小甕，置於佛陀房子的門外。當佛陀問及舍利弗尊者時，比丘們說，他自從目犍連尊者去世後，便一直把自己關在寮房裡。舍利弗和目犍連一向情同兄弟，形影不離。佛陀回來後還沒有稍作休息，便先行到舍利弗的房子去探望他。

他們步往舍利弗的寮房時，阿難陀反復揣測著佛陀自己的感受。對於突然失去了兩個最要好的朋友，佛陀怎不心碎？現在佛陀前去安慰舍利弗，但又有誰來安慰佛陀呢？

佛陀似乎知道阿難陀心裡的疑問，停了下來，望著他說：「阿難陀，人人都稱讚你用功多聞，而且記憶力驚人。但你不要以為這樣便足夠。雖然照顧『如來』和僧團是很重要的，但你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剩下來的時間，你要精進修行，以能衝破生死。你要視生死為幻象，就如你揉目後所見到眼裡的星斗一樣。」

阿難陀尊者低著頭，繼續默然前行。

第二天，佛陀提議建一個塔來供養目犍連尊者的骨灰。

## 二千僧袍

一天下午，正當佛陀的在山坡上行禪的時候，兩個比丘用擔架扛著提婆達多尊者到來。這幾年來，提婆達多尊者的健康每況愈下。現在，正處於彌留之際的他，很想再見佛陀一面。追隨他的弟子，只剩下六人。就是他從前最熱烈的支持者，都已在多年前離他而去。他最親密的同僚，窟伽梨伽尊者，也早已因為染上一種怪皮膚病而去世。在伽耶山渡過的晚年雖然是冷清孤寂，但提婆達多倒有很多時間去檢討他過去的所作所為。

當佛陀知道提婆達多前來求見，便立刻回到自己的房子去接待他。提婆達多尊者弱得坐不起來。就是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他望著佛陀，很吃力的把雙掌合上，才慢吞吞的說：「我皈依佛陀。」佛陀將手輕輕放在提婆達多的額上。那天晚上，提婆達多尊者便去世。

正是炎夏，蔚藍的天空裡，找不到一點雲。佛陀行將上路的時候，阿闍世王的使者卻來求見。這位使者名叫婆刪伽羅，是大王的外務大臣。大王派他前來，是想知會佛陀他有意出兵討伐恆河以北的跋耆族國。出擊之前，大王希望知道佛陀他對這個大計的看法。

阿難陀尊者當時站在佛陀背後，替他搨涼。佛陀轉過身來問阿難陀：「阿難陀尊者，你有沒有聽聞跋耆族的人民是否仍有時常聚會，討論政事？」

阿難陀答道：「世尊，我聽聞跋耆族的

人民，是常有舉行聚會來研討政局的。」

「那麼，跋耆族是應該會繼續興盛的。阿難陀，告訴我，你知道他們在聚會中，仍是那麼充滿團結和合作的精神嗎？」

「世尊，我聽聞他們都非常合作和團結。」

「那麼，跋耆族是會繼續興盛的。阿難陀，跋耆族的人民仍是那麼奉公守法嗎？」

「世尊，我聽聞他們都嚴守國家的法紀。」

「那跋耆族肯定會繼續強盛。阿難陀，跋耆族的人民是否敬重賢能的領導者？」

「世尊，我聽聞他們都十分尊敬和聽從賢能之士。」

「這樣，他們的國家是必會強盛的。阿難陀，你有聽到跋耆族有姦淫虐掠等強暴罪行嗎？」

「世尊，在他們的國內，全沒有這些暴行罪惡。」

「那跋耆族必然繼續繁盛。阿難陀，你有聽聞跋耆族的國民好好保存先人祖寺嗎？」

「世尊，我也聽說他們是有這樣做的。」

「那跋耆族應該持續繁榮。你知道他們是否仍對已得道的精神導師尊敬、供養以及向他們學道嗎？」

「世尊，他們有繼續尊敬和供養得道的精神導師，更有向他們請教學習。」

「阿難陀，這樣，跋耆族便肯定會持續強盛了。阿難陀，『如來』不久之前曾向跋耆族的大臣宣說能使一個國家興盛的七種習行。這叫『七不退行』。它們就是：會聚商討、團結合作、奉守法紀、尊賢敬能、不暴不淫、保存宗寺和尊師重道。既然跋耆族的國民有繼續行持這七樣行為，這個國家必定會繼續繁盛富強。因此，『如來』認為摩揭陀是很難降服跋耆族的。」

婆刪伽羅大臣說道：「世尊，就是跋耆族的人民只守持其中的一樣行為，他們都會興盛。因此，我也相信阿闍世王很難只靠武

力取勝。如果他要成功，必需在跋耆族的領導階層，散播使他們內鬨的種子。多謝世尊的提示。我現在要回去報告大王了。」

婆刪伽羅離開之後，佛陀對阿難陀說：「婆刪伽羅很有計謀。『如來』恐怕總有一天，阿闍世王會出兵攻打跋耆族。」

那天下午，佛陀囑阿難陀召集正在王舍城的所有比丘與比丘尼到靈鷲山聚會。當他們在七日後齊集時，總數達二千人。從山上望去，二千僧袍一起在微風中飄揚的景色，實在非常壯觀。

佛陀緩緩的從房子步下，行到僧尼聚集之處。他踏上法講臺，遙望僧眾，微笑著說：「諸比丘和比丘尼，『如來』將會教你們防止僧團衰落的七種方法。細聽吧！」

「第一，要時常分成小組來研讀正法。第二，不論一起或分開時，都要時常保持團結互助的精神。第三，尊重和守持僧團所訂立的戒律。第四，要尊敬和聽從團中有德行的長者之教誨。第五，要過清淨簡樸的生活而不為貪欲所動搖。第六，珍惜平和安靜的生活。第七，要常住於專念之中。以能達到平和、喜悅與解脫，因而可以在修行的大道上，互相扶持。」

「諸比丘和比丘尼，如果你們都依照這七種方法修行，正法便會發揚光大，而僧團也便不會衰落。一切外來的因素都很難使僧團破裂。唯一可以導至分裂的，就只有僧團內部的不和。比丘和比丘尼，當獅王在山林中死去時，百獸都不敢侵食其肉。唯獨是它自體內的蛆蟲，才會把它全屍毀滅。為了保護正法，你們一定要依此七法而行。絕不要像屍體內的蛆蟲一般，把獅子從內吞食。」

佛陀又提醒僧尼們不要浪費時間於無聊的閒話、過份的睡眠、追逐名聞利養、貪求欲望、與敗德劣品的人在一起、以及自滿於對教理的淺見。他再提醒他們在修行道上必需要注意的七正覺因，專念、研法、精進、喜得法要、輕安自在、禪定和喜舍放下。他也再一次重複無常、無自性、不執著、解脫和要降服貪欲的教儀。

這二千名僧尼在靈鷲山逗留了十日。他們睡在樹底、山洞、茅房或山澗附近。佛

陀每天都給他們開示。到十日，佛陀便告訴他們，可以回去自己的修道中心了。

僧尼都離開之後，佛陀對阿難陀說：「我們明天到竹林去。」

往竹林後，佛陀和阿難陀離開王舍城，前往很久以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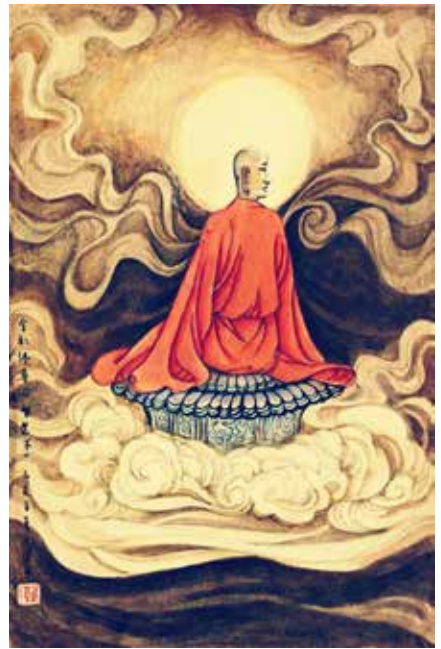
頻婆娑羅王提供給修道者的阿彌巴納帝伽公園。在前往那爛陀的路上，比丘們一向以來都喜歡在這裡停下來喘息。舍利弗尊者就曾與羅睺羅在這裡住過。佛陀給住在阿彌巴納帝伽的比丘們說教戒、定、慧。

接著，佛陀與一百名比丘同行，一起前往那爛陀。一路上，阿難陀、舍利弗和阿那律三位尊者都緊隨佛陀而行。抵達那爛陀之後，佛陀便在波婆梨伽的芒果園裡休息。

第二天早上，舍利弗尊者在佛陀身邊默默的坐了很久，然後說道：「世尊，我肯定在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沒有一位精神導師可以超越你的智慧和證境。」

佛陀說：「舍利弗，你這樣說，真有如獅吼的勇猛。你可曾與所有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精神導師相遇過嗎？」

「世尊，我雖然沒有與三個時代的大師相識過，但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知道。我已親近你超過四十五年了。我曾聽你說法，觀察你生活的方式。我知道你是常住覺察之中。你是你自己六根的主人。你從沒有顯示貪欲、瞋罣、昏沉、不甯和懷疑正法等五種障礙。當然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會有一些證得一點智慧的大導師，但我相信沒有任何人可以超越你的智慧。」





在那爛陀，佛陀再給比丘們詳細講說戒、定、慧。跟著，他回到波吒釐村，並受到當地的僧俗二眾熱烈歡迎。除了接受他們供養飲食之外，佛陀又給他們說法開示。

翌晨，舍利弗尊者接到母親病重的消息。他母親已過百歲。舍利弗請准回鄉省母，並獲得佛陀親自送行。向佛陀三鞠躬頂禮後，舍利弗便與沙彌周那起程，前往納羅。

當佛陀和比丘們經過波吒釐村的城門時，摩揭陀的兩位官員，善梨塔和婆刪伽羅在那裡迎迓。他們是阿闍世王派來這裡，希望將波釐村改變成為一個大城市的。他們告訴佛陀說：「我們打算將你剛才經過的城門命名為『喬達摩城門』。請讓我們陪同你前往渡頭。我們也準備把那裡改名為『喬達摩渡頭』。」

連日來的雨水使恆河的水位高漲，以至站在高岸上的鴉鳥，都可以就此垂下嘴巴而得飲河水。佛陀和比丘們分坐五艘木筏渡河。阿難陀尊者一直站在佛陀身旁。他們望過去，可見到毗舍離隔水在對岸。

阿難陀回想起二十五年前佛陀在這岸上受到洶湧人潮的歡迎。那時，毗舍離正為瘟疫所侵。年老幼弱的死者，不計其數。毗舍離最高明的醫師，也不知所措。人們築起祭壇虔心誦經，但也無補於事。最後，他們剩下唯一的希望，就是佛陀。當時的德摩羅總督親往王舍城禮請佛陀到毗舍離一行，以期望佛陀的大德能把厄運扭轉。佛陀答應前去。當時在王舍城送行的，有頻婆娑羅王、王后、宮中的官員的民眾。

佛陀坐船抵達毗舍離時發覺岸上張羅著旗幟、鮮花和祭壇。那裡的居民，簡直當他是救世主，歡呼的聲音，不絕於耳。維摩維憍陳納尊者，昔日的戍博迦，與幾位大弟子也有同行。佛陀一踏足岸上，突然雷聲震天，大雨傾盆。這是大旱天以來的第一場雨，正好為大家帶來一片清新的氣象和希望。佛陀和他的比丘被領引到俱胝村市中心的一個公園裡。佛陀在那裡講說三寶。之後，佛陀和比丘被邀請前往毗舍離。他們下榻于大林精舍。有賴佛陀的大德以及維摩維

憍陳納的醫術，瘟疫開始受到控制，直至最後全消。佛陀這次在毗舍離住了六個月。

阿難陀想到這裡，他們已將近到岸。佛陀上岸上後，便行往俱胝村。他在這裡受到一大群比丘的熱烈歡迎。他給比丘們講說四念處和戒、定、慧。過了幾天，他又再起程前往那提伽。在這裡，佛陀和比丘住在一間名叫那梨聚落的磚造房屋。

在那提伽，佛陀想起在這一帶地方去世的好一些弟子。他想起他的妹妹孫達梨難陀比丘尼、婆羅訶和那提伽比丘、在家弟子伽苦陀、跋陀和須跋特羅，以及多年前給他乳汁的善生。就在這一帶，已經有五十位比丘證得『入流』、『一返』和『不還』的果位。難陀比丘尼證『一返』之果。婆羅訶和那提伽兩位比丘，則證得阿羅漢果位。

對佛、法、僧有信心的弟子，佛陀教他們只需要向自心觀照，便可知道自己是否已入解脫之流。他們是不需要問別人的。他在那提伽又給比丘們說教戒、定、慧。跟著，他又步往阿摩巴利在毗舍離的芒果園。在這裡，佛陀講說對色身、感受、心性和心生之物的觀照。

知道佛陀來了芒果園，阿摩巴利立即前來謁見佛陀。她給佛陀和比丘設宴供養，並在供食之後請求佛陀讓她受戒為尼。佛陀欣然答應之後，她便成為比丘尼。

佛陀在毗舍離再多次說教戒、定、慧。之後，他便前往貝魯婆村。因為雨季已經開始，於是佛陀便決定在這裡留下來。這是佛陀證道後第四十五次的安居。他囑所有的僧尼都在毗舍離附近的修道中心或親朋的家裡安居。

安居的中段，佛陀突然病重。雖然他非常辛苦，但卻沒有一聲怨言。他只躺臥著，專念的留意著呼吸。起初，他的弟子都擔心他這次一病不起。但後來，他的體力卻慢慢恢復過來，令弟子們歡欣不已。多日後，他更可以自行到房子外坐在椅上。

（未完待續）

## 法華經方便品探微

李自奧

### 一、「佛說是法華，助發實相義」（敘品）

法華經在佛教的經典中，有其特殊地位，因為它是開展圓滿佛乘，闡明世尊出現於世的一大事因緣，即是為了令一切眾生開示悟入佛的知見，證悟佛智慧的經典。後來天臺宗便依據本經將佛陀一代的教說區分為五時八教，如「七七四九華嚴時，阿含十二方等八，二十二年般若談，法華涅槃共七年。」天臺祖師認為到了法華涅槃時，眾生根性經過華嚴、阿含、方等、般若四個時期後，所有未曾成熟的已經逐漸成熟，能夠瞭解佛陀出世的本懷，所以佛陀在演暢法華真實義時，便能彰顯三乘的要旨，而會歸一佛乘。普遍宣揚菩薩道的濟世精神，聲聞緣覺自覺所學狹小，發心不能涵蓋眾生的解脫，最後「回小向大」，覺悟到發心修行的目的並不是急切求證涅槃解脫，而終究是要回入一佛乘，得令眾生入佛知見、悟佛智慧。而天臺宗的化法四教說：「藏」——小乘、「通」——般若、「別」——方等、「圓」——法華。到了「圓教」——法華時，眾生根性成熟，所以能明白事理圓融無礙的中道實相，會三歸一，直暢唯一佛乘，導引眾生都能悟入佛的甚深悲願及智慧。

就整部法華經的內容來看，大乘行者在這部經典中，主要是以實淺菩薩道為主；而小乘行者自求解脫，急入涅槃，所以在法華會上，有五千小乘行者，不能信受大乘佛法而退席。但是透過「窮子喻」、「火宅喻」、「化城喻」、「繫珠喻」種種巧妙譬喻，使得一些小乘行者終究能體悟出自身所學的有限，而願回小向大，學習菩薩道。法

華經最終目的就是要顯示一佛乘與聲聞乘不同，而令眾生都能發菩提心趨入一佛乘。換句話說，法華經的宗教意義高過哲學意義，以實踐菩薩的濟世本願為主，與華嚴經以無盡的法界緣起開展出宏偉架構不同，法華經文學氣息高過哲理思辯，直從贊仰佛果、種種方便巧說誘導小乘行者得人佛乘，也不像維摩詰經從菩薩對不生不滅法而悟入。

法華經的思想結構，根據日人木村泰賢的區分，是：（1）總序——顯示佛陀欲說法華的儀式，（2）法及其普遍的妥當性——會三歸一授記成佛，以方便品為綱領，（3）法佛永遠性，（4）法與人格活動——菩薩中心。（注1）除總序外，是從三段而成：第一段明一切眾生終可歸入於一佛乘，第二段顯示其根據，第三段明法的一佛乘，為菩薩的人格活躍狀況。其中（2）法及其普遍的妥當性——會三歸一授記成佛，是法華經思想的核心所在。尤其是「方便品」，幾乎可確定的是它所提出會三歸一回小向大，代表法華經最重要的思想。「方便品」有關因緣譬喻、言辭方便，開啟「譬喻品」、「信解品」、「藥草品」、「化城品」的先機。如「譬喻品」的火宅與三車喻，「信解品」的長者窮子喻，「藥草喻品」的雨與草木喻，「化城喻品」的化城喻，都是運用種種巧妙的譬喻，來說明三乘方便法至終要歸一佛來究竟真義。倘若要用「方便品」來做為法華經的綱領，應該是極為恰當。

「方便品」所要闡明的教義，就在於「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如前所述，天臺祖師以



佛陀一生教說，最後要歸屬到法華涅槃時，世尊在眾生根性成熟堪受大法時，宣說法華深義，這個深義就是唯有一佛乘。化法四教中的「藏」、「通」、「別」三教，都是以種種方便適應眾生的根性；唯其如此，才能彰顯法華深義，也就是「圓」教——法華。法華經的「方便品」就是依循「惟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做廣泛的闡述的。

## 二、「惟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

「惟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思想的提出，是否有脈絡可循呢？「方便品」提出了這一思想。在大乘佛教中所具的地位如何？單從方便品來看，它確有脈絡之循，根本的原因就是佛與阿羅漢的差異，以及佛教對時代的新適應。

佛陀是解脫生死的覺者，佛所證入的是菩提大道，佛只是說自己發現這條通往涅槃的解脫道，誰能夠證入

菩提大道就能入於涅槃。在當時，固然因為佛陀首先發現這條菩提大道，而且他本人也深受菩提的妙用高於其弟子，他的崇高人格使得其他弟子與信徒生起景仰心，所以佛陀無論在何時何處總是流露出純自解脫者灑脫自在的心境。但是，世尊終究是由人的修證成就。世尊的解脫弟子對於自己的解脫也頗有自信，如「三乘同坐解脫床」，佛陀與弟子在解脫聖境上是平等的；所不同的是，佛是「先知先覺」，阿羅漢是「後知後覺」的聲聞弟子，必須聽聞佛的開示法門，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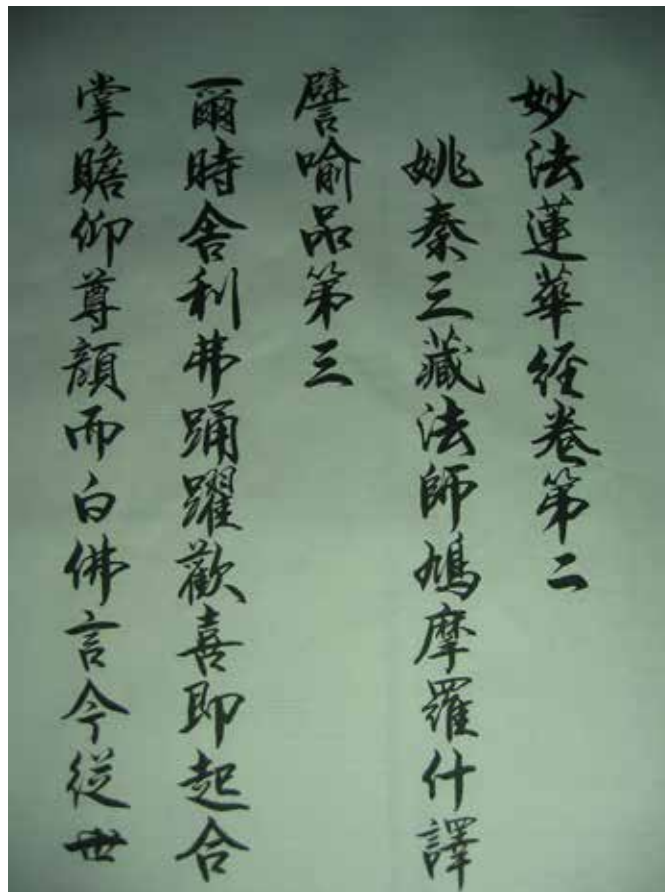
證入解脫。佛有「如來、應供、正遍智……佛、世尊。」等名號：應供就是應受供養的覺者。從以上種種來看，佛陀當時，也就是原始佛教時代，佛陀與阿羅漢並沒有特殊差異。

佛陀在般涅槃後，情形就有所不同。佛陀般涅槃帶給人們無限的追思，弟子們對於佛陀的懷念，並不因時間久遠而沖淡，相反的，對佛陀產生強烈懷念，表現在對於

佛陀人格的推崇，並不滯留在人間佛陀的懷念上，佛陀偉大的人格，逐漸有「超越」觀念出現。如異部宗輪論說：「如來色身實無邊際，如來威力亦無邊際，如來壽量亦無邊際。」大眾都提出這種圓滿佛身觀，使得佛陀在弟子們的心目中，逐漸成為超越的佛陀。相對的，阿羅漢的地位卻不見提高，如大天五事頌：「餘所誘無知，猶豫他令入，道因聲故起，是名真佛教。」大天是佛涅槃後一百年的人，他提出五事頌，在佛教史上是第一位提出對阿羅

漢質疑的人。由此可見，僅僅這一百年光景，佛與阿羅漢就有極大差異，大天首先發難貶抑阿羅漢。

大眾部的圓滿佛身觀與大天五事頌，深深影響到後來對佛教的發展；大乘佛教興起後；更益深化大眾部與大天的看法，尤其是初期大乘經典，有些是刻意塑造阿羅漢的不究竟，彈斥阿羅漢為自了漢。如維摩詰經弟子品中，維摩詰居士示疾，大阿羅漢眾皆謂：「我不堪任詣彼問疾！」因為大阿羅漢



眾曾和維摩居士論法，結果都被維摩居士責難，因此不願擔負問疾的責任。

阿羅漢意為殺（煩惱）賊，對於斷除內心愛欲煩惱猶恐不及，所以對於濟助眾生在他們看來，並不是最重要的事。而大乘佛教在修行上又提出尖銳對立，如須真天子經卷三說：「菩薩從一切愛欲而起道意，菩薩于愛欲中，與欲從事，爾乃成道。不隨愛欲，則菩薩何緣而得起一切道意？」維摩詰所說經卷中說：「菩薩以善巧方便，廣植所化，欲救度一切。……菩薩道于憂欲中求。」阿羅漢能夠知苦無常，依照戒定慧修習，斷除內心憂欲煩惱，得到身心解脫——涅槃。阿羅漢修行從身心的五蘊和合著手，了知五蘊和合無常無我。大乘佛教又提出煩惱是道，煩惱也是如幻，並沒有實在煩惱可以執著，那麼也就沒有實在煩惱可斷，所以大乘佛教高唱「煩惱即是菩提」。憂欲煩惱是如幻如化，故菩薩能夠不急於斷煩惱而又能不染於煩惱，行於憂欲煩惱卻又不執於憂欲煩惱。這種思想與阿羅漢急於斷煩惱，視煩惱如虎狼，確有天壤之別。

法華經對於佛與阿羅漢之間，採取調和的態度，尤其是「方便品」更可以看出這部經所採取的態度。在「方便品」中，敘述五千弟子修小乘法，欲證阿羅漢果，聽佛宣說佛法深義；結果是「如聾若啞」，不能信受法華深義而退席。這是方便品中，利用調侃方式戲謔阿羅漢是不究竟，不能信受法華深義，將無法深探佛果妙樂的殊勝莊嚴及菩薩道超邁宏偉。有關阿羅漢不究竟的記載只此而已，剩下的弟子是「無復枝葉，純有貞實。」堪受法華深義的聲聞弟子。

「方便品」中的大阿羅漢舍利弗扮演的角色是能夠信受法華深義的阿羅漢。不像在維摩詰經的舍利弗，面對維摩居士，只有對自己修小乘法自漸形穢，「方便品」的舍利弗終於能體悟法華深義，回小向大，佛也為他授記成佛了！阿羅漢雖然不究竟，可是「方便品」中對阿羅漢並沒有嚴厲貶斥，而退席的阿羅漢，佛說「退亦佳矣！」只道根性不適法華深義，剩下的阿羅漢同其他大乘菩薩一樣。從大乘與小乘的明顯對立，進而

消弭對立，認同於大乘，這就是「惟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

「方便品」提出「惟有一乘法」的思想，對於大乘佛教是有其特殊意義。從佛陀時代，整個佛教界都籠罩在斷除煩惱為先的氣氛，僧團的傾向，也是以出世隱遁為主。這固然是當時整個時代風尚如此，但是時過境遷，出世隱遁的寺院、僧團不論是時代的適應，或是信眾的需求，都必須有所改革，才能更符合時代的適應與信眾的需求，大乘佛教就是應運這種需要而起的。大乘佛教興起後，對於傳統佛教的反應，給予激烈的批判，指出阿羅漢的不究竟，如維摩詰經等，法華經採取調和態度，指出聲聞修四聖諦，緣覺修十二因緣，菩薩修六度，都是佛陀因應眾生根性而說，到最後還是要回歸到唯一佛乘。這是對傳統佛教做有限度的容忍，而不似維摩詰經做嚴厲批判。法華經承認三乘是佛所說，但佛的本意是惟一佛乘，三乘是善巧方便。深固的傳統佛教，在大乘佛教得到適當的肯定，只是漸次引導，使得傳統佛教修阿羅漢果的弟子，最後終能體悟大乘佛教深義，發菩提心，求成無上佛道，這就是方便品「惟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思想的提出，在大乘佛教的發展上具有關鍵性的意義。

### 三、「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

佛法的來源，是佛陀在菩提樹下悟道以後，佛陀將他所悟的甚深智慧，用身口意表達出來，使它能夠廣泛的流行於人群，這就是佛法的來源。佛陀所證悟的真理，是觸證的解脫法，並不是人類語言文字所能描繪。這本來是不可說的，但為了使眾生能夠同獲佛陀所體悟的真理，佛陀也方便使用語言來引導眾生趨入解脫門。為了適應眾生而方便施設的佛法，都會有其相對性，並不是說在任何時空領域都能適應每一位眾生的需求，故世諦流布的佛法始終是在轉變，以便能做更佳的適應。

世諦流布的佛法，在宗教修持的領域上能獲得新適應，這可以說是最明顯的說明。

佛陀生於印度，當其成佛時，對於他所證得的真理，是「非佛作、亦非餘人作」，是「法性、法住、法定、法位、法界」，讓這宇宙能恆在不變真理，更能放諸四海而皆準。然而佛陀在教聲聞弟子的解脫法，是從有情的身心觀察起，如雜阿含經：「知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靜。」能夠體悟有情身心五蘊和合是無常、無我，即可依此而得到解脫，這是佛陀教道弟子證阿羅漢果的法門。

佛教是智證的宗教，佛陀時代含攝「信」的成分極為淡薄，後來為了適應廣大信眾的需求，「信」的重要逐漸加深。「信」在佛教中，主要表現在對佛陀的敬仰，冀求佛力加被，或冀求來生福樂。雜阿含經說：「汝等於曠野中有恐怖者，當念如來事、法事、僧事」。念三寶力即可產生威德無比的力量；到了後來，佛教對於佛陀敬仰，更擴

展為對十方佛的信仰。淨土思想的產生，就是適應眾生因對佛陀人格崇高的崇拜引生對十方佛的敬仰，對十方莊嚴佛土的讚歎。著重在對佛教信心法門的宏揚，後來開展成為有關念佛功德，念佛相、佛身圓滿，念佛土莊嚴，求生十方佛國淨土法門，這是佛教在適應時空遷移，對於信心冀求強烈而開展出來應機的法門。



將佛教智證部分更加深化，就是有關揭舉「一切法畢竟空」的般若思想，這是適應佛教中的部分行者，對法的不生不滅深生解悟而開展出來的法門。般若思想重視對空義的理解，深達一切法本身不生不滅，才能夠即生死即涅槃，生死與涅槃本自不生不滅，生死本來是如幻如化，涅槃又何嘗不是如幻如化？故般若行者在生死輪回中而不急求涅槃。

「一切法畢竟空」的般若思想之提出，使得佛教充滿生機，由傳統保守的佛教衍出生機活潑的佛教，即：彰顯而為開放積極入世的佛教。佛教在智證上的深化，使佛教產生新的適應，然而對空義的體認所衍生出來的法門，就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八所說：「般若波羅蜜，若聽、受持、親近、讀誦、為他說、正憶念。」即不論聽聞、受持、讀誦、書寫、供養經典等等，都能獲得適應，這又將佛教引入一個嶄新的境界。

法華經在佛教的適應領域中，有對於佛陀法身敬仰的「信心法門」，如本經卷五說：「眾見我滅度，廣供養舍利，咸皆懷戀慕，而生渴仰心。……因其心戀慕，乃出為說法，神通力如是，於阿僧祇劫，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對於佛陀法身懷念而得見法身常存，就是從重視信心法門所衍生而得的。卷五又說：「善男人，善女人於法華經乃至一句，

受持、讀、誦、解說、書寫、種種供養經卷。……當知此人是菩薩。」這就是繼承般若法門的遺風，將對佛法的弘揚更加世俗化、普及化，使它適應更廣大有情眾生的需要。由上可知，法華經的宗教適應同時具有信心法門與般若法門。

方便品另外還提出有特殊適應的眾生，如卷一：「又諸大聖王，知一切世間，天人群生類，深心之所欲，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這個異方便，就是特殊適應，如六度、佛寂滅後的善軟心、供養舍利、造佛塔、造佛像、畫佛像，以華香幡蓋音樂供養佛塔佛像。歌頌佛德，向佛像佛塔禮拜、合掌、舉手、低頭，心散亂則念南無佛，這些將可成佛道。這是以佛陀為中心，更趨向於世俗適應的禮拜、供養、懺悔、回向來做宗教的行持。再則「方便品」又提出大乘佛教的新適應，可以肯定的說，就是為了擺脫傳統佛教束縛，使佛法更具人間性，不再局限於寺院佛教，將佛教塑造成以信眾為主的佛教。

流行於世諦的宗教行持，固然能攝受廣大的信眾，但是佛法最終目的還是要眾生體悟修行，了脫生死，種種異方便都是善巧施設，最後都要回歸到生死解脫的問題上。因為生死是人生的一件大事，解決生死的方法便成為一件大事；可是並不是每種方便都能解決生死問題，故方便品說：「正直舍方便，但說無上道」。回歸到生死解脫時，法華經提出最終的方法，就是惟一佛乘，如方便品說：「十方佛土中，惟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這些種種異方便，是為了讓眾生信樂奉行佛法，所以才應用種種因緣、譬喻、言辭，如此才能說「皆共成佛道」。方便品是以異方便來助顯第一義——一佛乘，最後終要能「正直舍方便、但說無上道」。

#### 四、「雖示種種道，其實為佛乘」

印順導師曾說：「大乘經中的人物敘述，時地因緣，是不必把他看為史實。這些不是理智所計較的真偽，是情意所估計的是否，應從表像、寫意的心境去領略他。」

（注2）方便品出現的人物，如舍利弗和其他經典（如維摩詰經）的舍利弗不同，這是不能用理智來討論舍利弗具有兩種不同性格，我們必須瞭解這些經典中所表達的微言大義是什麼？方便品的種種因緣譬喻，都必須要能深切體會，到底方便品所要表達的是什麼？倘若是一股腦兒認定方便品敘述的因緣譬喻，就是每個修行者所必修的法門，那真是食古不化了！祇要能體會方便品所闡釋的是什麼？它所著重精神是什麼？這樣才不致被不可思議的境界所困，一切只是取決於到底這些境界是真是假，無法直接扣住佛陀的根本要義。

方便品雖用了因緣譬喻等等善巧方便，無非是闡揚惟一佛乘，以會三歸一來顯出佛果的萬德莊嚴，學佛修行的最終目的，還是從勤行菩薩道回向佛果菩提。菩薩所行種種佛道，是為了讓一切眾生同樣也能夠行此佛道。這種種法門，其實是為了一佛乘，以成佛為最終目的。

透過這層的瞭解來作為對方便品的體會，不僅僅是比因緣譬喻的文學手法高妙，更在於以成佛為人類的絕對希望，菩薩悲願濟世，就是應用種種善巧方便來誘化眾生轉小向大，最後是要使三乘行者同歸一佛乘，一切眾生皆得成佛！

#### 附注

1、木村泰賢「大乘佛教思想論」頁二八六至二八八。

2、「以佛法研究佛法」頁一九九。

——本文榮獲余家菊研究獎學金

# 佛經故事

## ——善往彼岸

很早以前，菩薩化身成為了一名駕馭海船的舵手。由於這個緣故，他有幾個常人所不能及的特長：一是善於觀察天空的星相，對各種複雜的天氣都能一一識別；二是善於辨別大海的各種魚的類別，不同地域的顏色，特殊構造的土質和無數種飛禽走獸等等，以及這些物類所預示的種種徵兆；三是記憶力特別強，做事又非常勤奮，細心謹慎和勇敢堅定，在艱苦的海上航行中，不怕風寒雨露之苦。

由於他所具有的這些非凡的特長，每每能使乘坐他的海船出海做生意的商人順利地到達要去的地方，航行中又從沒出過任何差錯。所以，人們都把他叫做善往彼岸，不但這樣叫他，而且他的家鄉也叫做善往彼岸。

多少年過去了，他的年紀老了，乘坐他的船的人換了一撥又一撥。可由於他具有的高超技術和良好品德，那些下海采寶和做生意的商人，還是願意乘坐他的船，還常常請他去掌舵。

有一次，巴如嘎達察這一地方有些想到金洲去取金子的商人，來到善往彼岸的家裡，請他出海為大家掌舵。老舵手婉言拒絕說：“我已經老了，眼力不行了，記憶力也衰退了，身體不如以前壯實了，恐怕幫不了你們什麼忙。”

商人們說：“善往彼岸老人，您的情況我們全知道。我們並不是請您去實際掌舵，只是想借助您的吉祥運氣，使我們能在航行

中遇到意外的時候，平安脫險啊！”

善往彼岸本性仁慈，從不忍心拒絕別人的請求。現在雖然年老體衰，看到人家這樣信賴自己就答應了商人們的請求，登上了揚帆待發的海船。大家見到老舵手來了，人人信心十足，認為這次取寶肯定會成功，便高高興興地向大海深處出發了。

大海的景象真是壯觀。風平浪靜時，可以看見水中的各種魚類自由自在地遊動，使人看後心曠神怡。起風了，狂風卷起了重重波浪，洶湧奔騰，嘯聲不斷，使人緊張萬分，如同經歷了一場生死搏鬥。一旦風停了，海水便像藍寶石一樣閃著耀眼的光芒，海天被金色的太陽映照得格外美麗。這時船航行在海面上，更使人感到生活的美好。

一天下午，大船正在前進，突然出現了異常情況。只見狂風驟起，比以往大了不知多少倍，海面上惡浪滔天，原來平靜的大海像開了鍋似的，不斷掀起越來越高的浪潮，像山在顫動。滿天烏雲密佈，電閃雷鳴，大雨像千萬枝羽箭一樣射落在海面上。

大船在狂風惡浪中顛簸得很厲害，令人時時感到有傾覆的危險。眼看著天色已晚，黑夜即將來臨，可風雨仍沒有要停的意思。船上的人們簡直都嚇壞了，紛紛向神祈禱，請求神靈保佑平安，多降吉祥。可是天黑了，風浪依舊。天亮了，雨暴風狂的程度還是不減。

就這樣一連過了幾天幾夜，風雨還沒有

停止的意思。大船無法操縱，只得任其隨風漂泊。

看到大家無精打采的神情，其中有的人還流露出了絕望的情緒，老舵手善往彼岸為了安定大家的心緒，便勸慰大家說：“大海裡突然出現險惡的氣候，這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你們不要害怕。如果我們大家團結一致，堅定意志，不動搖不退縮，多動腦筋，出主意想辦法，就一定能脫離現在的險惡環境，到達你們要去的地方！”

大家聽了老舵手的話，開始安定下來，很快回到各自崗位。老舵手指揮著船上的人，在狂風惡浪中艱難地操縱著海船破浪前進。突然，一個人看見有一個極像人形的穿著銀色甲冑的東西，在海中時隱時現，感到十分奇怪，便跑去對老舵手善往彼岸說：“老人家，海裡那個像士兵一樣穿著甲冑，眼睛那麼難看，好像利刃，在海裡游泳時輕鬆隨便得如遊戲一般的東西是什麼呀？”

老舵手仔細看了看，告訴他：“你不要怕，這不是魚。看來我們已經走得很遠了，這種東西叫做‘利刃髮’，只有這地方才產這種東西，所以這片大海也叫‘利刃髮’，現在我們還是返航吧。”但是，由於這裡的水流很急，水勢又很猛，加上風力更加強大，大家使盡全力也無法讓船返航。

經過一番激烈地搏鬥，大夥兒都筋疲力盡了，只得讓大船隨著海浪繼續漂流。走著走著，商人們又看見整個海面呈現一片白色，一個好似白銀一樣的海區。大家又奇怪了，問老舵手善往彼岸：“這個被無數白色水花遮蓋，像穿著雪白的衣裳，又像塗抹上一層月光，好似大雁一樣起落的大海，叫什麼海呀？”

老舵手回答他們：“我們看來已被海水沖得更遠了，這個海叫做‘牛奶海’，又叫‘酪髮海’。現在若能往回轉就好了，不能從這裡直行！”

但浪大風強，船根本無法減速調頭，無論如何也轉不回去。

沒有辦法，只有繼續向前漂，直到越

過了牛奶海，到了一個新的海域。只見這個海的顏色和牛奶海截然相反，顏色像金子，水波泛起，像燃燒的火一樣。大家更加驚奇了，又跑去問善往彼岸：“老人家，您看這個像朝陽一樣美麗，像一場燃燒著的大火一樣的海，叫什麼名字呀？它又是怎樣形成的呢？”

老舵手說：“這個大海傳說是叫‘火髮海’，至於它的來歷我也說不清楚。不過若能從這裡返航，對你們可大有好處的！”可是奇怪的是，無論大家怎樣努力，都不能使船頭掉轉。只得繼續漂流。

海船越過了“火髮海”後，又到了另外一處海域。這個大海不再是單一的顏色，有時像琥珀寶石，有時像藍寶石，有時又像成熟的古沙草的顏色。海船上的商人們經過了幾番曲折的經歷，已經不感到害怕了，只是覺得新鮮。便又去問善往彼岸：“老人家，這個顏色像荒謬上成熟的古沙草一樣，風卷起的波濤像鮮花一樣的大海，又叫什麼海呀？”

老舵手四下一看，馬上說：“哎呀，再往前走就危險了！這片海叫做‘古沙草髮’它平時就像沒有拴住鐵鍊的大象。那難以馴服的海浪若沖向我們，那可就太危險了呀！”

可是就像上幾次一樣，無論他們使用多大的力氣，也始終不能使大船返航。

越過了這片海域，大船又來到了另外一個海水像竹子一樣青翠，又像綠琉璃一樣閃光的大海。商人們又一次問善往彼岸：“老人家，這個綠寶石一樣光亮，像青青的草坪一樣美麗，由無數像睡蓮一樣的水泡裝飾起來的大海，叫做什麼海呀？”

老舵手這時臉色全變了，他看見商人們個個充滿詢問的目光，心裡十分難過，慢慢地對大家說道：“我們已經走得太遠了，要想從這裡返回去幾乎是不可能的了。這個大海叫做‘泥沼髮’，到了這裡，就已經到了世界的邊緣了！”

一聽老舵手說出此話來，商人們個個

嚇得目瞪口呆，好半天才緩過勁兒來。想到自己已經身陷絕境，大家都是愁眉苦臉，痛苦萬狀，整個大船上哀歎之聲不絕於耳。

在人們一片唉聲歎氣之中，大船終於越過了這片危險的海域。可是，前面還有更大的災難等待他們呢。傍晚時分，太陽即將淹沒在大海裡，陽光越暗淡，海水更加激烈地翻滾不停，就好像落下了一場破壞力極大的冰雹一樣可怕，同時像大火燒竹林一樣劈劈啪啪亂響，使人們產生了極大的恐懼。商人們急切地向四下望去，只見大海的中心猶如萬丈深谷。頓時把大家嚇得暈頭轉向，忙一齊來找善往彼岸說：“我們的耳朵像要給震聾了，人們都給嚇壞了。這像水神的怒吼聲一樣傳得老遠老遠，海水中又出現了這麼可怕的漩渦的海，叫什麼名字呀？我們可怎麼辦呢？”

老舵手聽見大海中那奇怪的聲音，連聲說道：“哎呀，奇怪，真奇怪，這是到了哪兒了呢？”接著他向四周看了看，恍然大悟道：“不好，我們這是進了死神口了，這回可是太可怕了，要知道這就是大海的中心啊！”

商人們聽了這話，都以為沒有生還的希望了，船上一片混亂，這時，有人向善往彼岸哀求說：“您是救出大家的唯一指望，現在我們可就全靠您了。可憐我們遠離家鄉，這茫茫大海像瘋了一樣要把我們統統吞沒。在這危急的時候，您可不能袖手旁觀啊！求求您快帶我們從這可怕的地方逃回去吧。大海也許不會傷害您的。”

老舵手耐心地安慰大家：“我不敢保證一定能成功，既然我和大家一起來到這裡，當然要和大家共患難的，現在先讓我試試看吧。”

商人們聽了老舵手善往彼岸的安慰，覺得有了希望，很快都安靜了下來，聚集在一起等待老舵手的行動。

老人善往彼岸脫下衣服搭在肩上，右腿跪在船上，彎下腰向西天如來佛祖虔誠地祈禱：“天上的諸神，萬能的佛祖，請聽我

的聲音吧！我從小到現在，一輩子從沒有過殺人的念頭，願我的誠心和真摯的語言，幸福和仁德之力，能使我們的海船不要墜入大海的中心，使它能安全地返回故鄉吧！”

老舵手的祈禱剛完，眼見得風力慢慢地變小，水勢也漸漸緩和了，大船乘機慢慢掉轉船頭開始返航。

商人們這時可高興了，都爭著向善往彼岸施禮致謝。老舵手趕緊命令大家：“快把主帆拉起來，我們返航啦！”

大家趕緊各自行動，齊心協力升起了巨大的主帆，大船的速度馬上加快了。

得救的人們心情萬分激動，望著鼓滿了風的白帆，高聲歡唱道：

高懸的白帆多麼漂亮！

飛奔的航船多麼雄壯！

美麗的天空多麼晴朗！

由於順風順水，大船的速度越來越快。很快便駛出了死神口。這時，天黑下來了，晴朗的天空中閃爍的群星如萬盞燈火，善往彼岸對大家說：“喂，船主們，你們快將‘泥沼髮，以下大海裡的沙子石頭什麼的，儘量往船上裝，這些東西可都是寶貝啊！你們帶回去，足夠供養家中生活的。”

商人們聽從了老舵手的忠告，裝了滿滿一船沙子和石頭。一路順風地回到了巴如嘎達察，望見家鄉的故土，一路之上那數不盡的種種磨難都被大家拋在了腦後。船靠岸的第二天，大家再仔細看船上，只見滿船都是金銀、寶石等貴重珍寶。商人們高興了，歡聚在一起，他們熱烈慶賀這次下海采寶的豐碩收穫，衷心稱頌善往彼岸的無量功德。

——據《雜寶藏經》卷三

# 永惺上人開示錄

永惺法師

問：佛陀如何化度眾生

答：佛的原意即「自覺覺他」、「自利利他」的覺者，所以「慈悲為本，方便為懷」是佛的本願。按照字面上的含意，即是予樂曰慈，拔苦曰悲。在《大智度論》卷二十七中提到：「大慈予一切眾生樂，大悲拔一切眾生苦。」從以上的解說中，我們對慈悲心的正確瞭解是這樣的：慈即是慈愛一切有情眾生，並施予一切眾生無比的快樂；悲即是同感眾生的憂愁苦惱，憐憫眾生生死流轉，並拔除眾生的煩惱根源。結合以上二者的本義，則為慈悲之意。由於佛陀以救度眾生出離苦海為己任，故以同體大悲的胸懷，同心同感眾生的苦惱。因此之故，眾生自無始劫以來，生生世世投身娑婆世界，不斷犯下五逆之罪。但佛對眾生的關愛、想念，猶如無微不至的父母，時刻希望曠日離家的遊子，能早歸故園，承歡膝下。

佛陀以父母關愛子女的心態來救度眾生。《大智度論》卷二十九中，將慈悲的願行，賅攝於四無量心中，而分別稱之為「慈無量」、「悲無量」。而北本《大般涅槃經》卷十五等載，慈悲可分為以下三種：一、生緣慈悲，又作有情緣慈、眾生緣慈。即觀一切眾生猶如自己的子女，而給予快樂並拔除痛苦，此乃凡夫的慈悲。聲聞、緣覺、菩薩等三乘的慈悲也屬於這種範疇，故亦稱為「小悲」。二、法緣慈悲，指覺悟諸法乃無我之理所起的慈悲，這種慈悲只有阿羅漢，以至初地以上的菩薩所具足的慈悲，又稱「中悲」。三、無緣慈悲，為遠離差別的見解，無分別心而起的平等，絕對的慈悲，這種慈悲只有佛乘以上的覺者才獨具，超出凡夫二乘等所起的慈悲，故特稱為「大慈大悲」。佛陀就是以這種慈悲的胸襟，度

化諸佛國土的有情眾生，降本垂跡，現世說法四十九年，講經三百餘會。

佛陀對眾生的關愛，比世間父母對子女的關愛更深。佛典中不乏有關於佛在過去生中，多生累劫中曾布施過眼、手臂、甚至生命的例子，其中捨身飼虎，割肉喂鷹的故事，最為世人所傳誦。這種佛對眾生關愛的事例，就是慈悲心的彰顯。慈悲心乃是佛教首要強調的根本精神，佛陀不僅能感到眾生的痛苦，並以親切、友善之情相待。在「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願行下，佛對予以方便、予以幫助，是毫無條件，毫無執著的。為佛教建立待人態度的最高準則。

問：中國人著重報恩的觀念，我們對世上的人可以借著不同的方式去報答。但佛陀是究竟無漏的覺者，又具備本自具足的德性。我們這些凡夫俗子，又有甚麼方法，去報答佛菩薩對我們的恩德呢？

答：「佛度有緣人」這句話能充分反映不同的眾生與佛菩薩所結下的因緣。佛陀降生住世，其最大的意義是教化眾生，令他們從生死煩惱的桎梏中解脫出來，到達「常、樂、我、淨」的彼岸。

從佛陀的本願而得到以下的啟示：眾生若要報佛恩，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仰止佛陀」，並皈依三寶。我們又如何誠心誠意的皈依如來的願行呢？第一、要發心弘揚佛陀救拔眾生的大願，以「慈悲喜捨」之心接引眾生。第二、要廣學多聞，深入經藏，勤修戒、定、慧三無漏學。第三、要以四宏誓願、六波羅蜜為行持，奉獻自我，普度眾生，令眾生同得清涼，共登彼岸。

另據《華嚴經》所述，安住於十種法能令佛陀歡喜：一、把心安住於不放逸的境界。二、把心安住於道理而不動。三、把心安住于予一切眾生樂的理念上。四、把心安住于拔一切眾生苦的理念上。五、把心安住於六度的菩薩道上。六、把心安住于修習一切善行上。七、把心安住於四弘誓願上。八、把心安住于對眾生能善巧方便說法上。九、把心安住于勇猛精進上。十、把心安住于智慧之城。若能以上述的行持為終生職志，就是報佛恩的最佳禮物。不錯，佛陀既是究竟無漏的覺者，從世俗的觀點來說，是無有任何事物可為酬答之用。但佛菩薩從來不希冀世間的種種事物，只想眾生能離垢得清涼。作為佛弟子，若能以利益眾生為己任，就是對佛菩薩最大的回報了！

問：由於地球受到種種污染，人類生活的環境日趨惡劣，如「溫室效應」、「厄爾尼諾」等現象湧現、令人忐忑不安。若以佛法的觀點來剖析，為何人類的行為會導致氣候反常呢？佛教的法門中，是否有拯救的良策呢？

答：依據佛教的觀點，萬事萬物皆不離「因果」二字。我們生存的環境之所以會不斷惡化，甚至出現氣候反常的現象，究其根源，乃是植根於人類貪婪所致。中國傳統的智慧講求「天人合一」：充分說明了天道、人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人類的行為若有不當，上天必然會透過種種反常的氣

候，以作示警，藉此匡正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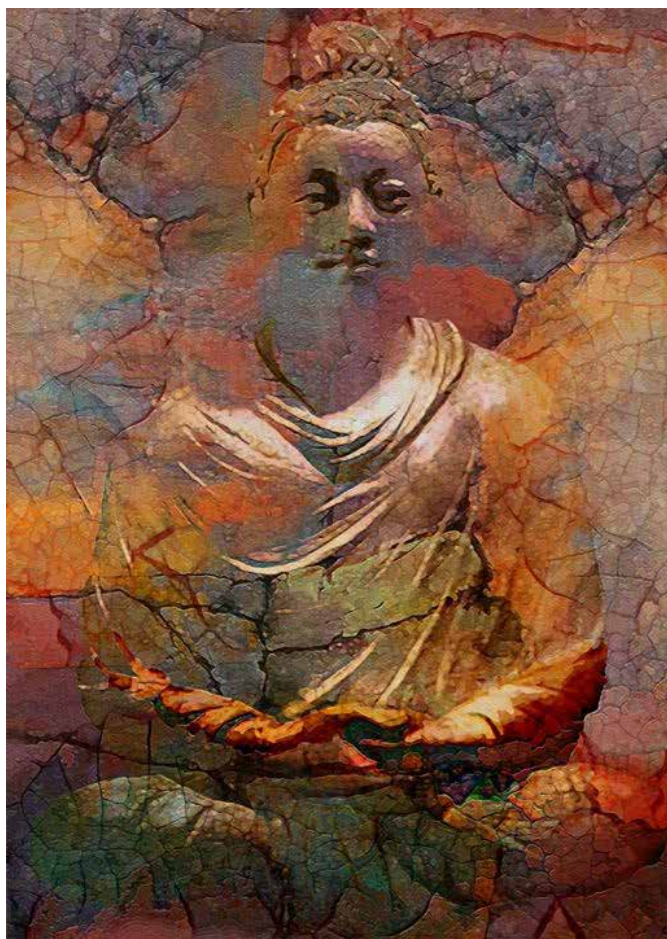
貪婪是過多欲望的外顯，對於一個修行人來說，過多的欲望不單阻礙個人的解脫，對人類的命運而言，更會形成毀滅性的災難。故古今中外的聖哲，認定知足寡欲是美好德行，佛教的修行亦以此為準則。在《佛遺教經》中，佛陀這樣告誡弟子：「汝等比丘，當知多欲之人，多求利故，苦惱亦多；少欲之人，無求無欲，則無此患。直爾少欲，尚宜修習，何況少欲能生諸功德。少

欲之人，則無諂曲以求人意，亦復不為諸根所牽。行少欲者，心則坦然，無所憂畏，觸事有餘，常無不足。有少欲者，則有涅槃，是名少欲。」可見盲目或過多的欲望，是禍災的根源。

由於過多欲望的推動，人類不斷從大自然中攫奪資源，為了滿足永不饜足的欲望，不惜用盡一切手段。如濫殺各種飛禽走獸，過度砍伐樹木，開墾荒地，令大自然環境變化。因而，地球上的資源日益貧乏，生態系統日趨反常。包括：森林消失，邁

向沙漠化，水土流失，河川氾濫不斷；環境污染，人類不得安身；氣候反常，地球走向消亡的路途。地球是人類賴以安身的唯一家園，若欲望的洪流把它淹沒，人類豈有不沒頂的道理呢？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果人類不能對欲望進行有效的節制，一味聽任欲望向大自然苛索掠奪，人類滅亡的日子恐怕屈指可數！

佛陀的遺教中對欲望有如下對治的法



門：「若欲脫諸苦惱，當觀知足。知足之法，即是富樂安穩之處。知足之人，雖臥地上，猶為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意。不知足者，雖富而貧；知足之人，雖貧而富。不知足者，常為五欲所牽，為知足者之所憐憫，是名知足。」簡單地說，節制欲望的不二法門，以知足為對治的良方。所謂知足，就是要懂得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一切，懂得珍惜自己擁有的一切，才能惜福、惜緣才能滿足常樂。

從個人的角度來說，一個人一生的福報是業力所定的；從人類的生存環境來說，全人類所擁有的資源也是有限的。在人類的文明史中發現，人類習慣於大自然的無私奉獻，以為大自然的寶藏是永不枯竭，取之不盡的泉源。隨著人類對大自然有更多瞭解之後，人類終於明白到：地球的資源不單有限，且不少資源在使用後便會枯竭。大自然是人類共同的福報，它不僅屬於我們的祖先，屬於我們，屬於我們的子孫後代，更屬於生活其中的所有生命。如果我們不懂得珍惜，不懂得合理地使用，而是像敗家子般任意而為，不久的將來地球的家當便會揮霍一空。那時，我們不但上愧祖先，下亦羞對子孫後代。所以，我們從今天秉承佛陀的遺教，過著知足常樂的生活，才能消弭天災於無形。

問：佛教常常教人求生西方淨土，求生極樂世界，淨化內心的污染。

這會否忽略了人對外在世界的環境污染問題呢，佛教如何訓勉人正視對環境的關注呢？

答：佛法最微妙甚深之處，在於它揭示了宇宙人生的真理，透示宇宙萬物互相依存的實相。所謂「緣生緣滅」，表明了這種關聯的網路中，人與萬物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身與心的關係是一體而不可分割的。佛教這種緣起論的觀點，與世間的生態學都是說明生命與萬物關聯的網

路關係。借著以上的觀點，佛教對於環境保育的取態，有其殊勝的思路與理據。

佛教對環境保育的理念，可從以下三點加以解說：

第一、尊重生命：佛教訓勉世人慈悲不殺，以護養生靈，利樂有情為職志。宣導眾生平等，認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故一切生物界，不論世間的動植飛潛，應以慈悲平等的心懷加以護佑。這樣在器世間中，一切有情眾生皆能各安其命，各適其性，和諧共存。所有的有情生命，得以在自他的聯繫中，得自在解脫，實現「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人生理想於世間。

在《梵網經》中說：「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業，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眾生，皆是我父母。而殺之而食者，即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風是我本體，故常行放生。」佛教這種生命的充分尊敬精神，正反映出對生態保育的態度，亦凸顯了在這方面殊勝之處。

第二、無情有情：這個器世間是一個複雜的生命網，這個網路的各部分皆各司其



職，各自有序地運轉，藉此結合為井然和諧的整體。按佛教「依正不二」的觀點，生態系統是由生命系統與非生命系統所構成的，二者互相依存而融合為整體。因此，對非生命體系的掠奪、干擾、破壞，都會使支援生命存在的結構瓦解，如此的佛性觀，不但使人類對無情世界生起眾生平等的想法，不再以萬物的主宰者自居，而將自然界視為生命的共同體，為大自然的共同守護者。

第三、淨心與淨土：《維摩詰經》中所載，淨心與淨土的關係是這樣的：「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我們可從以下兩方面的去理解：其一，我們必須發心努力修持正法，通過自我完善，才能達到淨土的至善境界；其二，外在世界的清淨，與內心煩惱的掃除一體不可分，要達到淨土境界，先決條件必須淨心外在的環境。

從保育環境的理念出發，要建設一個清淨的國土，這與「人間淨土」的理想是相同的。佛教界應把佛法的解說，與環境保育的理念相結合，將生態保護提升到佛法的體系中，使之能夠符合生態環保的要求。把佛法融入生活中：實踐環境保育的理念，進而成就人間淨土。

問：佛經中三際緣起、一剎那、阿僧祇劫等，都是對時間的陳述或表示時間的單位，請問對佛教的時間觀，應如何認知呢？

答：所謂時間，一般人也能理解的解釋，即是：過去、現在、將來，佛把這以上三種名相，稱之為「三際緣起」，以便一般凡夫也能瞭解「時間」這一項概念。實際上，經文中有如下的記載：「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故所有的「時間」，並不是實有的存在，只是伴隨著心念而生滅，並沒有實質的本體；按佛理來說「時間」沒有開始，也沒有終結，可說是無法量化計算。佛教為了讓世人易於掌握這方面的概念，用種種「假設方便」的形式去說明「時間」。以下我試以佛教的經典中，一些比較常用的名相，加以簡要說明，以勾勒出「時間」的概要：

（一）、一剎那：指極短的時間。佛經說人的一個念頭之中，含有九十個剎那。

（二）、一劫：可分為一小劫、一中劫、一大劫三個部份陳述。

一小劫：人壽由最初的八萬四千歲起，每過一百年減少一歲，減至十歲止，再由十歲起每百年增加一歲，增至原來的八萬四千歲止，這樣一減一增，為一小劫。以數學方式來計算，一小劫等於八萬四千減以十再乘以一百乘以二即一千六百七十九萬八千年。

一中劫：二十個小劫為一中劫，一中劫共有三億三千五百九十六萬年。

一大劫：歷成、住、壞、空四個中劫，為一大劫，一大劫共有十三億四千三百八十四萬年，為一世界由成到毀的年數。

（三）、一期無常：

萬物皆時常處於生滅變化中，不能常住不變，名為無常，一期無常，即指一度生死。

（四）、一念萬年：

在一剎那的心念，就已經攝盡了萬年的歲月。

以上是有關於佛教對時間的概念的解說，我們瞭解時間的真義，在於覺悟到人生苦短，若不修行解脫，難以永脫生死流轉之苦。人生在世上的時間很短促，今天不知明白事；年青的也不能倖免，病死意外隨時會發生。「人生無百歲，常懷千歲憂」這兩句話，正是人生樂少苦多的寫照。世間尤如人生旅途中的中轉站，暫住片刻，便要匆匆上路了！《普賢菩薩警策文》，說：「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願大家了悟時光如白駒過隙，瞬間即逝，珍惜此生修行的良機，永脫沉淪。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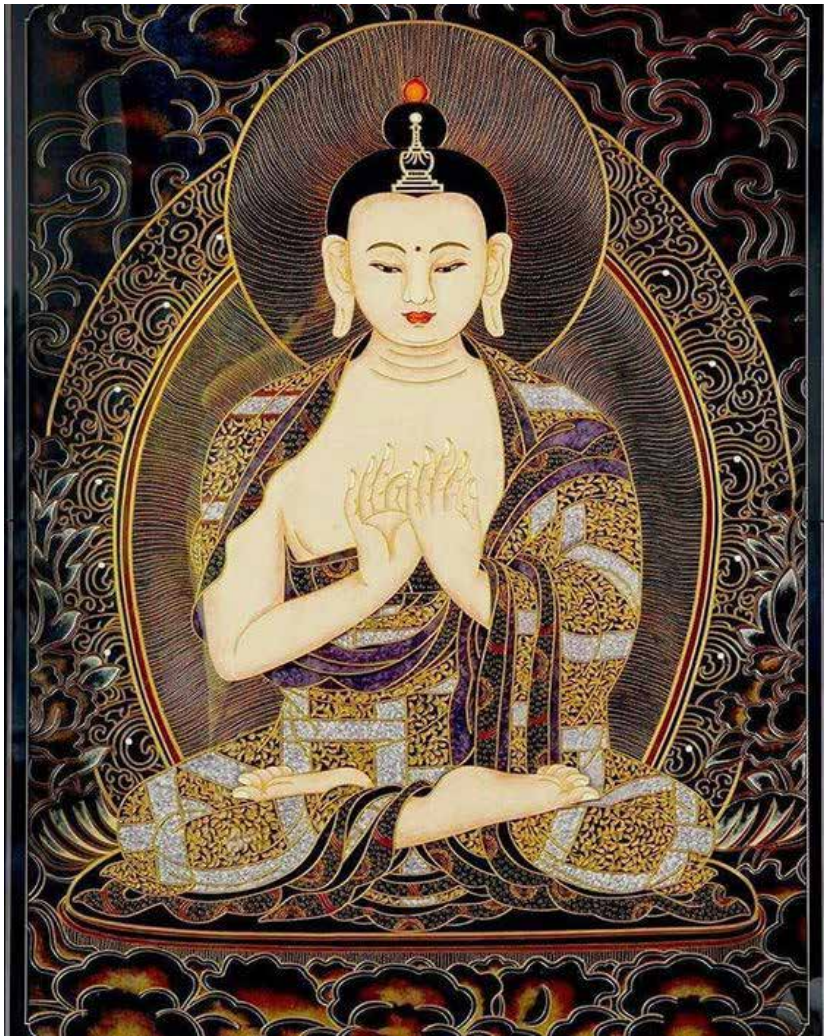
## 送阿姑最后一程

如風

早就聽說寺裡的法師們又給誰助念了，但是不知道走的是誰，並沒有往心裡去。但是當知道過世的是一位自己認識的居士阿姑時，一下感覺到“世事無常”，難以相信。就在一個月前，我還見她來寺裡參加法會呢！回想有一天，自己站在庫房門口，看她端著一個整理箱，很慢很慢地走過來，站在門外對我說：“你出來啊，你不出來我怎樣進去呢？”還有一次佛事結束後，我們在彌勒殿裡整理物資，她說：“這個東西不是放這的，是誰把它放在這裡了啊？等一下被師父看到了，她不會說別人亂放，只會說我啊。”

然後慢慢地移動著身體、開始整理被放錯地方的香盤、法器。還有更早以前的一次法

會上，我打鈴鼓。敲完之後，她對另外一位法師說，那個法師打得很好聽哦！她似乎知道當面跟我說這話的話會讓我感到尷尬，所以沒有讓我很難堪。在我的印象中，雖然她走路的動作慢到吸引人的注意，但是她非常努力地做任何她看到需要做的事情，毫不退縮，包括搬桌子。而且她經常沒事就往寺裡跑，寺裡有各種活動總能看見她。就是這樣一位發心護持三寶的菩薩，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被查出癌症晚期，然後走掉。非常快的速度。聽說了這個消息之後，內心還留著這麼活生生的記憶，要和一個死去的人聯繫起來，對



我來說實在是有些困難。

好在她老人家福報大，有一群同樣發心



的師友團隊，能夠送她最後一程。聽說第一次去助念之前，她的臉色發青、表情猙獰，那時已經咽氣一個多小時了。大家過去陪她念“阿彌陀佛”，念著念著，她就像恢復生氣了一般，面色變得紅潤，表情也緩和了，好像只是睡著了一樣。有人以為她竟然活過來了！這是托同行善友的福，以三寶之力救拔一個人於生死彌留之際的瑞相。這一天是阿姑頭七的最後一天，封棺火化。一早，寺裡的法師們就來到她停葬的殯儀館。孝順的兒孫們早已穿著一色的白衣站在一側，送行的居士同行們穿著海青站在另一側，等著送她最後一程。能夠有這麼多的親友、佛友，也是老人家的福報。看著阿姑那被神識遺棄的軀體一動不動地躺在冰棺裡，作為她這一期生命的證明，和與世間最後的聯繫，臉邊放著生前的照片，穿著鮮豔的西服靠著桌台沖著我微笑，像是在用生命告訴我，笑與不笑，冰冷與溫暖，僵硬與柔軟，生與死，界線就在那一縷難以捉摸的神識。就像那首歌唱的，“從生到死有多遠——呼吸之間；從迷到悟有多遠——一念之間。”

生與死的距離，就這麼擺在眼前。  
“萬般帶不去，只有業隨身。”走的時候，唯一帶走的是自己這一生所造的業、所結的緣。《廣論》中說，“諸業於生死，隨重近串習。”意思是，業感果的優先原則是重業、近業、串習多的業。阿姑和家人的業當然很重，所以孝子賢孫們今天都在場。同

時，她生前沒事就到寺裡承擔，26年來風雨無阻，親近三寶地，和三寶造的業非常近。而且還與一群念佛、學佛的同行善友們結下善緣，所以感得走的時候能夠有法師來助念，有同修來送行。這是有福之人的表現。

大家在最後念佛時，寬賢老法師第二次走上前去，為阿姑蓋上陀羅尼被的時候，我無法知道法師的內心當時是什麼樣的狀態。但是看到這樣的場景讓我不禁落淚。因為我想到，這一群老菩薩們，都步入人生暮年；這個一起相擁著度過了將近三十個風風雨雨的團體，只會變得越來越小、越來越小，下一次不知道輪到誰送誰。雖然修行的目的是為解脫生死，如果能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當然是比住在娑婆世界受苦更好的事，但內心還是忍不住感到離別的痛苦。這是自己的業力，流轉於生死之中，忍受不了別離之苦。即使道理上明白，會合是因緣和合、別離也是因緣使然，所有的事情都沒有常態，所有的事情都是不斷在變化的無常的狀態，但是仍然有自己的取捨：喜歡會合、排斥離別，所以在感情（業）上還是會有想哭的反應，控制不住。而修行之路，就是要讓自己不僅明白佛法的道理，而且能夠作主，以佛法而不是情緒來引導自己的抉擇。

（全文完）

## 學誠大和尚側記

### 第二章求法時代酸甜苦辣

在京求學期間，學誠法師更加勤奮好學，虛心求教於師友，時常因為思考問題而廢寢忘食。

雖然身在北京，法師經常憶念著旅居海外的剃度恩師定海長老及依止師圓拙老和尚，常通過書信向師長們彙報學習心得。

法師耳濡目染了圓拙老和尚悲願弘深、愛國愛教、謙默恬淡、志行高潔、嚴於律己、慈以待人的高風亮節，為日後濟世利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81年農曆六月十五，法師求受皈依。當時，當地盛行居士授皈依，法師的母親不贊同這種做法，不肯讓居士為自己的孩子授皈依，於是就帶法師到附近山裡的一座小廟，請寺裡的比丘師父為法師傳授了皈依。

1982年農曆正月初一，法師與傅金富居士去玉塔東山寺拜佛，正月初三回家後法師就跟父母商量著要出家。當時法師僅剩半學年就初中畢業了，於是父母就提出條件說：“要把書念完，拿到畢業證書之後再出家。”法師說：“出家人要畢業證書幹什麼？不讓我出家，我就不讀書了，在家孝敬你們，幫助種田，分擔你們的辛苦。”

當時，法師的母親就要帶他在玉塔東山寺出家，那裡有位梁金良居士（後出家為持德法師）覺得這孩子善根深厚，就說：“你很有善根，應該去找大法師。”於是，法師被母親及傅金富居士帶到莆田廣化寺拜見圓拙老和尚（近代高僧印光大師、弘一大師的弟子，生前擔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及諮議

委員會主席）。

1982年農曆二月初八，法師受宿生願力牽引而出家。監院法師說：“二月初八是釋迦牟尼佛出家的日子，很好很好，今後必成正果。”

出家以後，寺裡就安排法師下地種田，考驗道心。一個星期後，圓拙老和尚安排法師去念佛堂念佛兼學法器。三個月後法器都學會了，就想剃度。當時剃度的事由寺裡的執事法師決定，法師心想：“不管誰剃度，能當和尚就行。”他給家裡寫信說：“四月初八要剃度。”接到信，父親擔心他年紀小，萬一剃度以後不會修行怎麼辦，就讓他祖母與母親一起到廣化寺勸阻法師剃度。於是剃度之事暫緩。

1983年農曆二月初八，因緣成熟，法師在廣化寺落髮為僧。圓拙老和尚親自安排剃度，禮定海長老（現任世界佛教僧伽會副會長、印尼大乘僧伽會會長）為剃度恩師。

剛剃度時，法師曾請教圓拙老和尚：“出家怎麼修行？”老和尚講了一個故事：“過年，叢林中有分橘子的習慣，當庫頭的把橘子稱好，分成一堆一堆，裡面有大的，也有小的。輪到你時，不要刻意去挑，為什麼呢？你如果存心挑大的，那是你貪利；如果你存心挑小一點的，那是貪名，這是深哲理。有人客客氣氣，為得好名；有人任何時候不吃虧，是貪心在作怪。”後來，法師曾說：“此話對我啟發很大，一切隨緣，平常心是道。儒家講‘過猶不及’，很多學問、境界都在這裡面。”

法師出家以後，十分用功。晚上九點之

後，大家都休息了，法師房裡的燈通常都還亮著。圓拙老和尚怕他把眼睛累壞了，常敲門讓法師熄燈睡覺。老和尚對法師的要求十分嚴格，給他規定了背誦儒家經典等課程，背不過就不許吃飯。

在學習之余，法師經常主動打掃殿堂衛生，做別人不願意幹的髒累粗活。有一次法師在齋堂拖地時，老和尚悄悄地走過去檢查，發現不夠乾淨，就立刻讓他又重複拖了幾遍。有一段時間，法師每天晚上在海會塔守夜、看護龍眼樹，第二天早上課時還要打法器，早齋過堂時還要做侍者出食。法師曾說：“出家後，人手少，我就參與了晚上的巡邏和寺院建設工作。在海會塔巡邏時，常常會很怕，尤其是下雨天。那時很艱苦，建築材料運不上來，要靠人力搬上來，毅力就培養出來了。”

1983年，法師考入福建佛學院預科班。在佛學院求學期間，法師刻苦研習佛教經論及各科文化知識。同時擔任班長的他，樂於幫助同學解決各種困難，還積極承擔常住事務，護持大眾修行。後來，有弟子在藏經樓意外地發現了一張法師曾經的期終考試卷，“沙彌律儀”課考了98分，並且卷面乾淨，字跡整齊。

1984年，法師以優異的成績考取設於北

京的中國佛學院，就讀本科班。在京求學期間，法師更加勤奮好學，虛心求教於師友，時常因為思考問題而廢寢忘食。每逢週末或節假日，教室裡總會有一位威儀具足的學僧在課桌前孜孜不倦地學習。同學形容他：“文質彬彬，少言少語，但內在的修為隱隱透出威德和智慧。”

雖然身在北京，法師經常憶念著旅居

海外的剃度恩師定海長老及依止師圓拙老和尚，常通過書信向師長們彙報學習心得。有一次他給圓拙老和尚寫信說：“學院較亂，大家不願學修，渾渾噩噩地過日子，自己見了傷心，想回廣化寺。”老和尚回信告訴他：“別人是別人，你應當虛心學習。”這句話給他極大的啟發，以至於在以後的日子裡一直激勵著他，使他在遇到困難時都能夠勇於面對自我，至誠

1986年，法師

祈求三寶加被，突破困難，昇華心靈。

遇到一個去斯里蘭卡留學的因緣，向圓拙老和尚彙報，老和尚沒有同意。多年後，法師回憶此事時說：“如果當時留學，現在也許是博士了，但可能不會有如今承擔教法的廣大因緣。依師是重要一關呀！”那時，圓老也常與周圍人談起法師，英年有



為、戒行莊嚴、智慧超群，加以勤奮好學，將來必成法門龍象、佛門翹楚。德高望重的趙朴初先生（時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對法師也愛護有加，親自請高僧大德指導法師修學，幫他解決困難。

1988年，法師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中國佛學院，獲得本科學歷，並在中國佛學院繼續研究生階段的深造。同年12月在四川成都文殊院寬霖大和尚座下求受三壇大戒。

1988年冬，廣化寺方丈毅然法師退居。1989年1月，在趙樸老的關懷下，經毅然法師舉薦和全體執事通過，決定將尚在就讀研究生課程的學誠法師推上廣化寺住持的位置。法師認為自己的德才不堪擔此重任而幾度推託，並於除夕之夜（1989年2月5日）不辭而別，獨自去了福州法海寺，準備回中國佛學院。由於大家還是覺得法師是最合適的人選，老方丈毅然法師便親自開車和演蓮法師趕往法海寺將他勸說了回來。

1989年農曆二月初八舉行升座典禮，年僅23歲的學誠法師成為全國漢傳佛教寺院中年紀最輕、學歷最高的名寺方丈。法師任方丈期間仍持之以恆地鑽研學習，於1991年11月，順利通過了中國佛學院研究生論文答辯，獲得碩士學位。畢業後法師回到福建，並於同年12月兼任福建佛學院副院長，時年25歲。

1990年11月，趙樸老在中國佛教協會各部門負責人會議上說：“廣化寺搞得很出色，那是圓拙法師奠定的基礎。現在的方丈學誠法師是中國佛學院的研究生，剛當方丈時才23歲，有些人認為他太年輕，我說，這有什麼關係？抗戰時我們一些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就當了司令員，有什麼不可以？”1992年4月在白馬寺，趙樸老再次談到法師時說：“福建有位方丈，原是佛學院的研究生，推薦他當方丈時，有人說他太年輕了。為什麼年輕人就不行呢？這個學誠法師就幹得很好。”

1994年農曆六月十九，清定上師住持的成都昭覺寺隆重舉行“圓通寶殿落成暨新雕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聖象法會開光典禮”。

28個省市自治區的客人如期而至，高僧大德雲集，法師也受邀參加了此次盛會。期間，前輩高僧對法師的讚譽有加，時任五明佛學院院長的晉美彭措法王主動找法師交流並祝福加持！法師恭敬受教，用心領納。法王讚歎說，這位法師，會對漢地的眾生有大饒益！

“百千三昧，念佛第一，華開蓮現，能事始畢。”1997年11月25日，圓拙老和尚在莆田廣化寺安詳示寂。法師悲痛之情難以言表，親自為老和尚建塔並撰寫碑銘。

“心境交映，如對明鏡，依正莊嚴，全彰真性。”法師依止老和尚修學佛法15年，在老和尚的精心栽培下，他背誦、學習了許多佛教經論和儒家經典，目睹並參與了老和尚建寺、印經、創辦佛學院、培育僧才等佛教事業，耳濡目染了老和尚悲願弘深、愛國愛教、謙默恬淡、志行高潔、嚴於律己、慈以待人的高風亮節，為日後濟世利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生固欣然，死亦無憾，花落還開，水流不斷。魂兮無我，誰歟安息，明月清風，不勞尋覓。”2000年5月21日，趙樸老示寂。法師得到消息後十分悲痛，“一種‘峨峨若千丈松崩’的感覺頓時彌漫心頭”，親書挽聯：“感慈愛逾常、栽培有加，愧未報答涓埃，每念音容猶涕淚；悵南北修阻、近侍無多，忽得傳來噩耗，那堪異地最淒涼！”趙樸老十分重視佛教人才建設，誘掖後學不遺餘力，為新中國佛教培養了一大批解行相應，能住持佛法、紹隆佛種、弘法利生的佛教人才。法師說：“朴老生前慈祥的笑靨、親切的關懷，始終鞭策和激勵著我在愛國愛教、弘法利生的道路上一路前行。”

（未完待續）

# Side Stories of Master XueCheng

## Chapter 2 The Pursuit of the Dharma, a Period of Struggles and Awards

Master Xuecheng studied even harder after coming to Beijing, modestly consulting others and learning from his mentors and classmates. He was so absorbed in thinking and reflection that he often forgot to eat and sleep.

In Beijing, Master always thought of his dearest teachers, Ven. Master Dinghai who lived abroad and was the one giving him ordination, and Ven. Master Yuanzhuo on whom he relied. Through correspondence, he reported to his teachers what he had gained through study.

Master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example of Ven. Master Yuanzhuo's example - his profound and compassionate vows, his patriotism to the nation and faithfulness to Buddhism, his modesty and calmness, his noble aspiration and unsullied behavior, and his self-restraint and lenience, all ha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Master's future endeavors on benefiting the society and living beings.

Master asked to take refuge in the Three Jewels (the Buddha, Dharma and Sangha) on the fifteenth day of the sixth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July 16th), 1981. At that time, it was very popular at Master's village for the lay Buddhists to transmit the refuge among themselves. However, Master's mother did not agree with this and took him to a small temple on the nearby mountain where she asked the Bhikshu there to transmit the Refuge to Master.

On Chinese New Year's Day in 1982, Master went to Dongshan Monastery at Yuta village to pay homage to the Buddha with Fu Jinfu, then a lay Buddhist. Two days later, he returned home and asked for his parents' permission to become a monk. At that time, he was in his third year of middle school with only one semester left until graduation. His parents said, "Finish your middle school education and get the diploma first, then you can leave home." However, Master replied, "Why does a monk need a diploma? Let me be a monk, or I'll quit school. I'll stay at home to help with the farming and share your burden."

Master's mother took him to Dongshan Monastery to become a monk. There a lay Buddhist named Liang Jinliang, the later Ven. Chide, realized that the boy possessed profound, good virtues. He said, "You have plenty of virtues and should turn to a great Buddhist master instead." Therefore, Master's mother and Fu Jinfu brought him to Ven. Master Yuanzhuo at Putian Guanghua Monastery. [Ven. Master Yuanzhuo was a disciple of Ven. Master Yinguang and Ven. Master Hongyi, both eminent masters in modern China. Ven. Master Yuanzhuo once held office at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hina (BAC) as both Vice-Chairman and President of its Consultative Committee].

Master, led by the vows of his past lives, started his monastic life on the eighth day of the second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March 3rd), 1982. The Monastery manager said, "A good day it is! Shakyamuni Buddha became a monk on the same day. You are sure to achieve full enlightenment in the future."

After starting his monastic life, Master was assigned by the Monastery to work on the farm to test his determination. Then, a week later, at the arrangement of Ven. Master Yuanzhuo, he practiced chanting Buddha's name in the Prayer Hall and learned to play Dharma instruments. He mastered the skills after three months, then he was eager to be ordained. At that time, matters relevant to ordination were decided by executive monks, while all Master cared about was to receive ordin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rather than who would give ordination to him. His letter home read, "I will receive ordination on the eighth day of the fourth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Master's father, worrying that his son would be too young to know how to practice correctly after ordination, sent the boy's grandmother and mother to Guanghua Monastery to talk the boy out of the idea, therefore, the ordination was postponed.

On the eighth day of the second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March 22nd), 1983, as the situations permitted, under the arrangement of Ven. Master Yuanzhuo, Master received ordination from Ven. Master Dinghai at Guanghua Monastery. (Ven. Master Dinghai is now Vice- Chairman of the World Buddhist Sangha Council and President of Sangha Mahayana Indonesia.)

Shortly after the ordination ceremony, Master asked Ven. Master Yuanzhuo to teach him how to practice after becoming a monk. The Elder Master replied with a story, "Dur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the monasteries often observe a traditional custom of distributing oranges. Oranges are put into piles, with big and small ones mixed together. When your turn comes, you simply take one randomly. Why? If you purposefully take a larger one, you are greedy for profit; if you intentionally take a smaller one, you are seeking a good reputation, another form of greed. The story is very profound in meaning. There are people who act very politely to establish a good reputation; there are people who won't be taken advantage of. All of the trouble is caused by greed." Later, Master acknowledged, "I have been greatly inspired by this teaching. It reminds me to accept a situation as it is and act accordingly. The best option is to keep a natural state of mind. Confucianism also teaches that going too far is as bad as not going far enough'. Much of our learning and the way that we face various situations are generated from this awareness."

People went to sleep at 9 p.m, but the light in Master's room was usually still on after that. Ven. Master Yuanzhuo often had to knock at his door, urging him to go to bed lest the young man's eyesight be hurt due to exhaustion. Though so kind, the Elder Master was very strict. He required the young Master to learn classic works such as those of Confucianism by heart. Meals were not allowed until his work was done.

Once, when the young Master was mopping the floor in the dining hall, the Elder Master walked over quietly to find that the floor wasn't clean enough. The mentor immediately asked him to mop it again. When free, the young Master often volunteered to clean the hall and do dirty, difficult and laborious chores, which others didn't like to do. For some time, he served as a night watchman guarding Haihui Stupa (which preserves the ashes of the deceased monks and lay people) and the divine Longan Tree. At dawn, he would shift to playing Dharma instruments for the morning recitations. After that, he would serve breakfast to the Abbot and offer food to the hungry ghosts and Garuda through Buddhist rituals. He once recalled, "There was often a shortage of hands in the Monastery, so I joined the night watch. At first, I dreaded it a lot when patrolling around Haihui Stupa at night, especially when it rained. I also took part in construction work. It was a hard time. We had to carry the construction materials ourselves because there was no truck or crane available at that time. This was how my willpower and perseverance were strengthened."

Master was admitted to the preparatory class at Buddhist Academy of Fujian Province in 1983. During that period, he studied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various other disciplines in earnest. As the monitor of the class, he was always ready to help his classmates solve various problems. He also took on the Monastery's affairs and supported the Buddhist cultiv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Monastery.

Master passed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to Buddhist Academy of China in 1984 with honors and began his undergraduate studies in Beijing. He studied even harder, modestly consulting others and learning from his mentors and classmates. He was so absorbed in thinking and reflection that he often forgot to eat and sleep. One would never fail to find a dignified young monk in the classroom, always immersed in his studies, even on weekends or during holidays\*

In Beijing, Master always thought of his dearest teachers, Ven. Master Dinghai who lived abroad and was the one giving him ordination, and Ven. Master Yuanzhuo on whom he relied. Through correspondence, he reported to his teachers what he had gained through study. In a letter to Ven. Master Yuanzhuo he wrote, "The atmosphere in the Academy is not suitable for study. Many students here are reluctant to study and practice, just drifting along day by day. It makes me sad to see this; I want to return to Guanghua Monastery." The Elder Master replied, "Do not mind what other people do. Just be modest and settle down to learn." The words greatly inspired him and kept motivating him ever since. In difficult times, these words enabled him to face his internal conflicts with courage, pray for blessings from the Three Jewels, overcome his difficulties and lift his spiritual level.

In 1986, Master was given a opportunity to study in the Sri Lanka. When he asked Ven. Yuanzhuo for his opinion, the Elder Master did not agree to his going abroad. Years later, he recalled, "I could have acquired a PhD. However, I might not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undertake the duties of the Buddha, working to help sentient beings as I have been doing now. It is crucial that one should always follow the guidance of his mentor." In his school days, Master also came under

the special care and protection of Rev. Zhao Puchu, the respected then president of BAC. Rev. Zhao Puchu helped Master overcome difficulties and asked prominent and senior monks to guide him in his study and practice.

Master received a bachelor's degree with honors in 1988 at Buddhist Academy of China. After that, he furthered his studies as a postgraduate there. In December 1988, he received the Three Platforms of Complete Precepts from Ven. Master Kuanlin, the Abbot of Manjughosha Monastery of Chengdu in Sichuan Provi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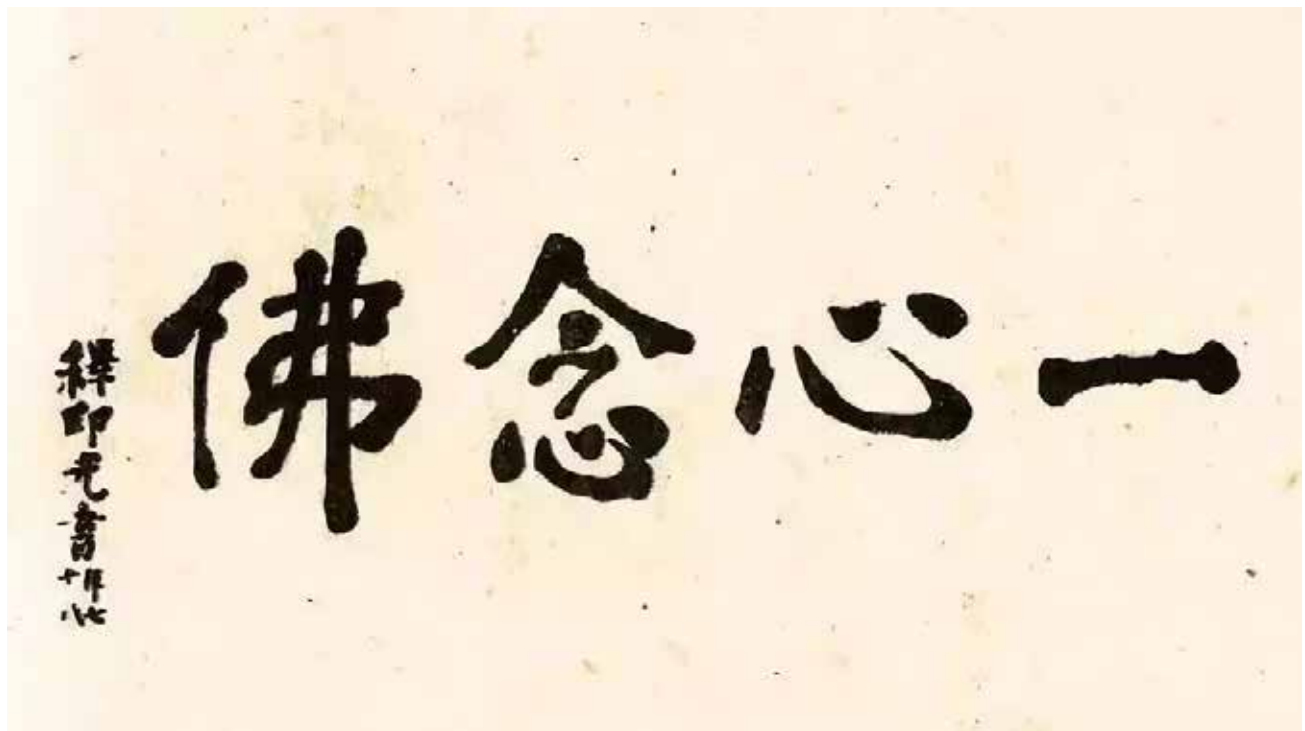
In the winter of 1988, the Abbot of Guanghua Monastery, Ven. Yiran, resigned. In January 1989, under the care of Rev. Zhao Puchu and by Ven. Yiran's recommendation, all executives of the Monastery approved that Master Xuecheng, then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his postgraduate studies, be appointed as Abbot of the Monastery. Master, deeming himself unqualified in virtue and capability to shoulder such a heavy responsibility, declined the appointment several times. In the Chinese New Year's Eve (February 5th, 1989), he left the Monastery without notice for Fahai Monastery in Fuzhou, preparing to return to Buddhist Academy of China. However, since he was still considered by all to be the most suitable candidate, Ven. Yiran, the retired Abbot, together with Ven. Yanlian, drove to Fahai Monastery and succeeded in persuading Master to return.



Thus on the eighth day of the second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March 15th), 1989 an inauguration was held and Master Xuecheng, only 23 years old, took charge of the prominent monastery. He became the youngest abbot with the highest degree in education in a Han Buddhist monastery. During his term of office as Abbot, Master had been persevering in his studies. He defended his postgraduate dissertation successfully and obtained a master's degree in November 1991. After graduation, he returned to Fujian, and was appointed as Vice President of Buddhist Academy of Fujian Province in December at the age of 25.

In November 1990, at a meeting attended by the departments directors of BAC, Rev. Zhao Puchu comment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made at Guanghua Monastery are attributed to its former Abbot, Ven. Master Yuanzhuo whose effort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The incumbent Abbot, Master Xuecheng, who is still doing his postgraduate studies at Buddhist Academy of China, assumed the position when he was only 23 years old.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people who thought that he might be too young to take on the responsibility. But I said that it does not matter.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some of our commanders were only in their twenties. What's wrong with having a young abbot now?" Then Rev. Zhao spoke of Master Xuecheng again at Baima Monastery in April, 1992, "There is a young abbot in Fujian, who was a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Buddhist Academy of China. When he was recommended as a candidate for abbotship, some people said he was too young. Why shouldn't we trust young people? This Master Xuecheng has in fact done a very good job."

On November 25th (the twenty-sixth day of the tenth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1997, Ven. Master Yuanzhuo passed away peacefully at Putian Guanghua Monastery. Master's sorrow was beyond description. He erected a stupa for the Elder Master and wrote the inscription. Master had relied on Ven. Master Yuanzhuo for studying Buddhism for 15 years. Under the careful guidance of the Elder Master, he had recited and learned many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Confucian classics. Meanwhile, he had participated in and witnessed the Buddhist endeavors carried by the Elder Master, such as reconstructing the Monastery, printing and circulating scriptures, establishing the Buddhist academy, and cultivating monastics. Consequently, Master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Elder's example—his profound and compassionate vows, his patriotism to the nation and faithfulness to Buddhism, his modesty and calmness, his noble aspiration and unsullied behavior, and his self-restraint and lenience, all ha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Master's future endeavors on benefiting the society and living beings.



"Among hundreds and thousands of samadhi, chanting the name of the Buddha is the foremost; the lotus flower will appear and bloom, and the full enlightenment will come in the end. On November 25, 1997> Ven. Master Yuanzhuo passed away peacefully at Puhua Guanghua Monastery. The Master's sorrow was beyond description. He erected a stupa for the Elder Master and wrote the inscription that His mind and objects being one, reflect each other like mirrors do. Both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himself are adorned with virtue, fully embodying the True Nature." The Master had relied on Ven. Master Yuanzhuo for studying Buddhism for 15 years. Under the careful guidance of the Elder Master, he had recited and learned many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Confucian classics. Meanwhile, he had witnessed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Buddhist endeavors carried by the Elder Master, such as reconstructing the monastery, printing and circulating scriptures, establishing the Buddhist academy, and cultivating monastics. Consequently, the Master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Elders example □ his profound and compassionate vows, his patriotism and faithfulness to Buddhism, his modesty and calmness, his noble aspiration and unsullied behavior, and his self-restraint and lenience, all ha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Master's future endeavors on benefiting society and living beings.

"Happy am I to live though, with no regret I die. Flowers fade but bloom will come again, like the running of water that does not end. My soul is without a self, so who is to rest? It is the moon and breeze that you do not need to seek." On May 21, 2000, Rev. Zhao Puchu passed away. When the Master learned of Rev. Zhao Puchus passing, his grief was overwhelming. He said, "My heart was suddenly filled with grief. I felt as though a towering and verdant pine of one thousand feet high, suddenly collapsed." He wrote a couplet: "Grateful for your exceeding loving-kindness and solicitude, ashamed of having hardly repaid, every time I think of your voice and countenance, tears stream down my cheeks; regretful that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are separated by distance, little did I have the chance to serve you by your side, all of a sudden came this grievous news, turning this remote place unbearably bleak" Rev. Zhao Puchu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cultivating talents for Buddhism- he spared no effort in encouraging and supporti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Since the founding of PRC, he had cultivated a large number of Buddhists who have the , with understanding, uphold the Buddha's teachings, glorify and SUCcee^i V Buddha and ^her the DHarma welfare □fliving being, The MasterX^ smile of the Rev. Zhao Puchu and his loving care have always be • • me onward to serve the country and Buddhism, promote the mSpinn8 t□ me\* urgins8 Uddha s teachings and benefit living beings. °



## 天廚妙供

### 鳳梨炒木耳

材料

意大利黃瓜1條（切數片）

翠玉瓜1條（適量）

鮮冬菇 適量

有機豆腐 數塊

菠蘿 數塊

印度飯 一碗

調味料

黃薑粉 半茶匙

海鹽 適量

黑胡椒碎 適量

椰漿 1茶匙

熱水 適量

玉桂粉 適量

烹調步驟：

1、鮮冬菇浸軟，翠玉瓜、黃瓜及有機豆腐切成片狀，備用。

2、燒熱鍋，所有材料下鑊，炒至半熟。

3、加入印度飯，期間逐少加入熱水，水份自行調節，約半碗。

4、加入椰漿、黃薑粉，拌入印度飯及材料中，炒至飯粒黏口。

5、加入適量的海鹽及黑胡椒，拌勻後即可盛起。

6、菠蘿混入適量玉桂粉，可作裝飾伴碟。

食譜特色：

黃薑是非常有療效的食材，對身體健康有很大益處。尤其在天寒地凍的時候，來一碗黃薑椰香印度素飯更是首選。而印度飯亦極具營養，對糖尿病人也很有益。

### 乾燒素魚

材料：滑豆腐4磚、老莧菜梗（香葉也可）約3-4條、毛豆少許、薑絲少許

醬汁：台灣臭腐乳2-4磚（視乎對臭腐乳接受之程度；台灣臭腐乳於台灣食品公司有售）、麻油、鹽、糖、開水約3碗

製法：

1、老莧菜梗約3-4條去根切小段後，用刀拍鬆備用。

2、薑絲少許隨油下鍋炒香，加入老莧菜梗，把老莧菜梗炒至軟身。

3、老莧菜梗炒至軟身後，隨即加入開水及臭腐乳、適量鹽、糖，大火把臭腐乳煮溶。

4、大火把臭腐乳煮溶後，加入滑豆腐，把火調至中小火慢煮約半小時，使滑豆腐慢慢吸收醬汁。

5、最後加入毛豆再多煮5-10分鐘後，加少許麻油即成

## 2018年度法會安排

| 公曆               | 農曆       | 周天    | 活動                   |
|------------------|----------|-------|----------------------|
| 7/29/2018        | 六月十七     | 星期日   | 觀音菩薩成道大悲寶懺法會         |
| 8/23-8/26/2018   | 七月十三至十六  | 星期四至日 | 盂蘭及僧寶節               |
| 9/30-10/7/2018   | 八月廿一至廿八  | 星期日至日 | 金山御製梁皇寶懺法會           |
| 10/28/2018       | 九月二十     | 星期日   | 觀音菩薩出家日大悲寶懺法會        |
| 12/23-12/30/2018 | 十一月十七至廿四 | 星期日至日 | 彌陀聖誕啓建佛七八永日,圓滿之日三時繫念 |

請注意固定時間的共修（特殊法會活動期間除了禮拜大悲懺，將會暫停以下活動，延續下一個日期開始。）歡迎善信護法踴躍參加，同沾法喜：

每個星期六下午2：00念佛會

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日上午9：30，禮拜大悲懺

每個月的第二個星期日上午9：00慶祝當月生日會，延生普佛；下午探訪老人

每個月的第三個星期日全日念佛會，下午佛法坐談會或書寫經書

每個月的第四個星期日上午念佛會，下午佛法坐談會或抄經

## 助印功德芳名

助印善款請寫上捐款者姓名、地址，寄交本會。

郵寄支票，抬頭人寫請寫：「M.B.S.S.I」。

本會受到善款後會寄回豁免入息稅收據

|                           |       |             |             |
|---------------------------|-------|-------------|-------------|
| 印經箱                       | \$462 | Zin Ma      | \$30        |
| 張葆鍾合家                     | \$100 | Sheng H. Yu | \$100       |
| 朱黃慕珍合家                    | \$50  | 沈慶民合家       | \$100       |
| 穆楊文賢合家                    | \$30  | 陳慧君合家       | \$60        |
| Phengtay & Lily Kwong LEE | \$30  | 陳卓飛         | 李曼紅合家 \$100 |
| Natapong Vivutanayucun合家  | \$100 | 韓淑文合家       | \$20        |

## 觀音菩薩聖誕祈福法會

恭逢觀世音菩薩聖誕，麻省菩提學會千佛寺定於 7/29/2018（農曆六月十七日）星期日，上午 9:30am 啟建祈福觀音成道法會。



禮拜《千手千眼大悲吉祥寶懺》，  
祈求觀世音菩薩甘露遍灑，  
令護法善信熱惱消除、清涼自在、福壽吉祥。  
并祈禱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世界和平！  
是日並傳授受：三皈 五戒 八關齋式

千佛寺福利組是日自製各種素齋及精品等義賣，敬希各界善信踴躍支持。

屆時歡迎闔府蒞臨，隨喜護持，同沾法益。本寺敬備午齋結緣。  
如有填寫延生福壽牌位、供齋等功德請及早登記，以便書寫。

諮詢電話：617-773-7745，617-773-1688

53-55 Massachusetts Avenue, Quincy, MA 02169

Email: 1000buddha@gmail.com

www.thousandbuddhatemple.org



### 孝親報恩盂蘭法會

茲逢農曆七月盂蘭盆孝道月及僧寶節，本寺謹遵佛制，提倡孝道，啟建孝親報恩盂蘭法會。

法會時間安排

8/23至8/26/2018（星期四~星期日）農曆七月十三至十六

9:00AM 誦《地藏經》

8/26/2018 9:00AM 盂蘭盆供

8/26/2018 4:00PM 大蒙山

法會中設有超薦牌位為堂上過往先靈超拔、延生祿位為陽上眷屬親友消災祈福。

仗此法會功德，回向檀信各姓門中考妣宗親，祈願蓮品增上，並兼利陽上眷屬，福壽安康，諸事如意。

諷誦《地藏經》，功德殊勝，生亡兩利，屆時敬請閣府蒞臨拈香，共沾法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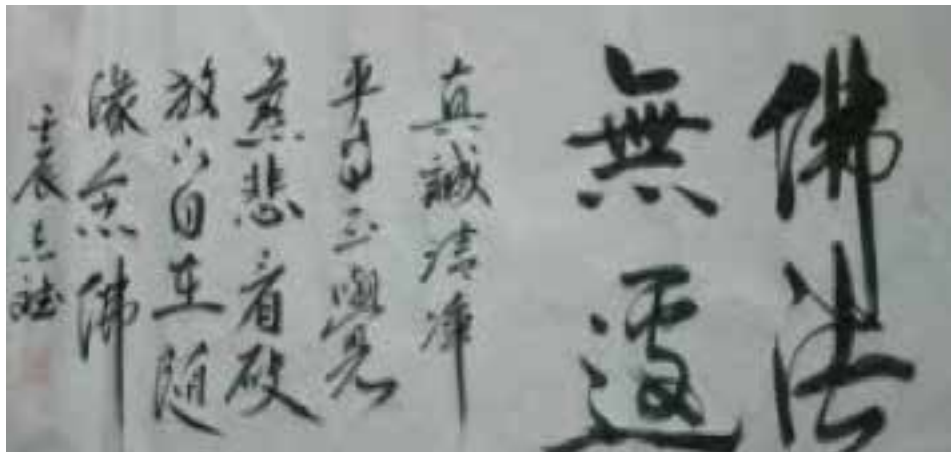
欲參加法會功德者，如需登記消災、供齋、超度等請及早致電本寺，以便書寫。支票抬頭人請寫（M.B.S.S.I）。

諮詢電話：617-773-7745，617-773-1688

53-55 Massachusetts Avenue, Quincy, MA 02169

Email: 1000buddha@gmail.com

www.thousandbuddhatemple.org



### 梁皇寶懺法會

千佛寺於9/30至10/7/2018星期日至日，禮請諸山長老主持法會，頂禮《金山御製梁皇寶懺》，並傳授在家戒法：三皈、五戒、八關齋戒。

禮懺時間安排：上午九點到十一點半，下午一點到五點。

於圓滿日10/7/2018（星期日）敬設齋天聖會，入夜施放瑜伽焰口回向過世宗親眷屬，普利十方，往生極樂，蓮增上品。

法會期間設有延生緣位：增福延壽、消災免難、常獲安樂。

往生蓮位：過世宗親，永離苦海、往生極樂。

以此拜懺功德祈求世界和平，人民安樂，社會安寧。禮懺者福慧增長，消災免難。

請注意：如果有住宿、或寫牌位，請提前預約登記。

諮詢電話：617-773-7745，617-773-1688

53-55 Massachusetts Avenue, Quincy, MA 02169

Email: 1000buddha@gmail.com

www.thousandbuddhatemple.org



### 祈福觀音成道法會

恭逢觀世音菩薩聖誕，麻省菩提學會千佛寺定於10/28/2018（農曆九月二十日）星期日，上午9:30am，啟建祈福觀音成道法會。

禮拜《千手千眼大悲吉祥寶懺》，祈求觀世音菩薩甘露遍灑，令護法善信熱惱消除、清涼自在、福壽吉祥。

并祈禱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世界和平！

是日並傳授受：三皈 五戒 八關齋式

屆時歡迎闔府蒞臨，隨喜護持，同沾法益。

本寺敬備午齋結緣。如有填寫延生福壽牌位、供齋等功德請及早登記，以便書寫。

諮詢電話：617-773-7745，617-773-1688

53-55 Massachusetts Avenue, Quincy, MA 02169

Email: 1000buddha@gmail.com

www.thousandbuddhatemple.org

## 觀音菩薩法會功德介紹

欲解諸罪障、莫如修懺法  
懺除宿業罪、得智慧增長  
諸惡皆不作、眾善皆奉行  
意業皆清淨、所作皆如法  
長養諸福業、一切皆如意

千佛寺每月第一個周日上午九時啟建

大悲懺法會，集大眾虔誠力量回向觀音法會

會員及祝福護法善信消災免難、福壽俱增、

合家康泰、諸事如意。

每個家庭可寫兩個名字（合家）\$120/ 年。



千佛寺功德認捐表 M.B.S.S.I Donation Form

53-55 Massachussets Avenue, Quincy, MA 02169

Tel: 617-773-1688 Fax: 617-773-2201

Email: 1000buddha@gmail.com

消災祈福姓名：\_\_\_\_\_

\_\_\_\_\_

地址 Address：\_\_\_\_\_

\_\_\_\_\_

日期 Date\_\_\_\_\_ 電話 Phone\_\_\_\_\_ 編號 NO（）

\* 新會員 ☐ \* 老會員 ☐ 現祈福會員編號 NO. \_\_\_\_\_

支票抬頭人請寫：M.B.S.S.I



## 供燈功德介紹

寶殿佛燈處處明  
供養十方佛菩薩  
虔誠奉獻佛前燈  
藉佛菩薩加持力  
三障捐除得解脫  
智慧常開福由生

故知

發心點盞光明燈  
消災免難度時光

千佛寺功德認捐表 M.B.S.S.I Donation Form  
53-55 Massachussets Avenue, Quincy, MA 02169  
Tel: 617-773-1688 Fax: 617-773-2201  
Email: 1000buddha@gmail.com

姓名 (中) \_\_\_\_\_ (英) \_\_\_\_\_ 編號 No. \_\_\_\_\_

地址 Address : \_\_\_\_\_

日期 Date : \_\_\_\_\_ 電話 Phone : \_\_\_\_\_

本人願供奉金佛像 \_\_\_\_\_ 尊，每尊 (永久) US\$500.00 元共 US\$ \_\_\_\_\_ 元

本人願供奉光明燈 \_\_\_\_\_ 盞，每盞 (每年) US\$100.00 元共 US\$ \_\_\_\_\_ 元

\*新燈 ☐ \*續點 ☐ 現供奉光明燈編號 No. \_\_\_\_\_

支票抬頭請寫：MASS Budhi Siksa Society Inc.@M.B.S.S.I

請郵寄《菩提論音》(季刊) 到以上地址，( ) 現已收到，( ) 從未收到

更改通訊地址：

地址 (舊) : \_\_\_\_\_

地址 (新) : \_\_\_\_\_

麻省菩提學會千佛寺除了是一個禮佛、禪修的好去處外，亦是一個很好的學佛地方。寺內圖書館由於一次爆水管意外而關閉多年。蒙佛加庇，所有書籍皆完整無缺。但為了迎合時代的變遷，經裝修後，全部書籍都重新編入電腦以便索閱及管理，修建後的圖書館終於開放給大眾了。

館內藏書七千餘冊，多為中文書籍，亦有小部份英文、中英對照及光碟和聲帶。館內藏有珍貴的《乾隆大藏經》。內容包括釋迦牟尼佛在世時的說教——“經”，為信徒所訂的“律”及佛教的理“論”。所以此經書亦稱為“三藏”。除了這套鎮館之寶外，館內亦藏有眾多經書，如大家所熟識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妙法蓮華經》、《法華經》、《大方廣佛華嚴經》、《金剛經》……等等。

除了傳統的佛教文獻外，館內亦存有眾多高僧大德的著作；有適合兒童看的佛教漫畫及主婦們喜愛的素菜烹調書。由於近年內地移民增多，圖書館內亦加添了許多國內法師的著作及簡體字書籍，以利他們接觸佛法。

看書可以使你成為一個不平凡的人，多看佛書更會使你成為一個有智慧的人。有興趣從千佛寺圖書館借書閱讀者，可先向館理員辦理借書證然後借書，圖書館的開放時間是每天早上八時至晚上六時。

由波士頓 (**From Boston**) :

93SExit12號出口一直上橋第一個出口 (Hancock St.) 之路牌指示直走到盡頭交通燈，轉左，再在第一盞交通燈轉右 (Washington St.)，再過第二和第三盞交通燈之後的第五街右轉就是。

由紐約 (From New York) :

93N Exit18號出口，沿著Quincy Center之路牌指示，於Newport Ave與Granite St之交通燈轉右，在第一個交通燈轉左，第二個交通燈轉右，再在第三個交通燈轉右，就是WashingtonSt，直走約兩哩路至Mass Ave，千佛寺就在右邊。

公共交通：

紅線地鐵站 (Red Line)：Quincy Center站下，然後可乘220、221、222線巴士到達。